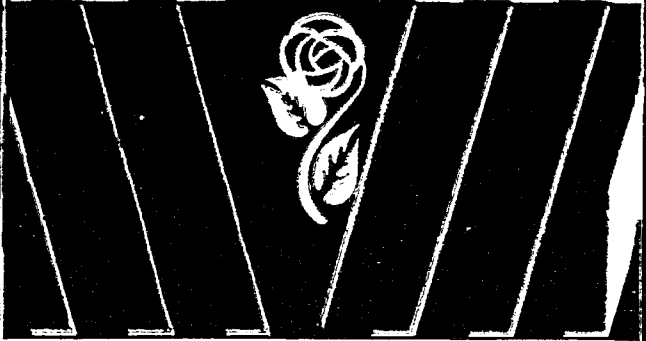


紅色的新婚曲

三幕喜劇



聯柯泰耶夫著 芳信譯

上海國民書店發行

新華日報

新華日報

新華日報

新華日報

1949

79.55
9

「紅色的新婚曲」的英譯本序言

自從一九二八年，華蘭庭·柯泰耶夫的喜劇「紅色的新婚曲」初次上演以後，它就變成蘇聯的觀衆底不可否認的愛好物。它寫少共追求愛情，浪漫斯和道德的新的法則的這個可愛的誇張——在過擠的房屋的情形下，進行這個追求的誇張——空前絕後地在觀衆席上使蘇維埃的人民感到好笑。

這個劇本的人物和對話甚至是爲沒有看過它上演的千千萬萬的人們所熟習的。單莫斯科藝術劇院就把它演過七百多次；各省的無數的戲院都把它演過而且現在還在不斷地演出。

在新興的俄羅斯，就是最引人發笑的喜劇也有它的社會的意義。在這個場合下，它有雙重的意義。這劇本一方面對小資產階級的婚姻和家庭底觀念開玩笑，同時它還毫

不容情地諷刺把愛情僅認作資產階級的偏見的那蠢笨企圖。在「紅色的新婚禮」中互相搶奪的愛情和婚姻，以及這個爭奪的輕便的解決並不是蘇聯的家庭關係的現實主義的畫面。當丈夫或是妻子可以任意結束一樁婚姻的時候，對於這個自由有着社會的和道德的限制，而這限制並不為法律所規定，但是一樣地有束縛的力量。

一九二七年和二八年間寫成的「紅色的新婚禮」中的情節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最後幾年中顯露出來。主要的角色都是少共團的團員。這個劇本有一個快活的證明，證明着這些熱誠而年青的馬克斯和列寧的信徒是完全有人性的，較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下的少年，並避免愛情的刺激和推動。

柯素耶夫是在一八九七年載奧沙出世的，他是一個教員的兒子。九歲的那一年，他開始寫詩；到十六歲，他在載奧沙的報紙上發表他的詩篇。可是他的第一個集子沒有出現，直到一九二三年，革命的六年以後。這是一個短篇小說的集子。在革命的內戰的幾年中，他作為新聞記者和文學宣傳員而工作。以文學宣傳員的資格，照他自己所詳說的那

廢，柯泰耶夫發展了顯出在這個劇本和多數他的其他作品中的那種諷刺的筆觸。

他的第一個劇本，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的，是把他的小說「盜用公款的人們」改編的，幾年以前，這本小說的英譯本得到過重要的風行。繼這個劇本而寫的就是「先鋒隊」這是在莫斯科的瓦克坦哥夫劇場上演的。一九二八年的冬末，莫斯科藝術劇院底「小舞台」——那個名劇院的一個實驗小劇場——上演了「紅色的新婚禮」。以後，這個劇本才正式地搬上莫斯科藝術劇院。

自後，除了許多短篇小說，散記和政治的論文以外，柯泰耶夫發表了劇本「無數的苦難」小說「前進吧，哦，時間！」以及用這小說的同樣的題名的劇本，還有一個劇本叫作「花鋪的路」最近曾在瓦克坦哥夫劇場上演。幾個他的劇本，尤其是「紅色的新婚禮」曾在國外成功地演出了。

猶金尼·李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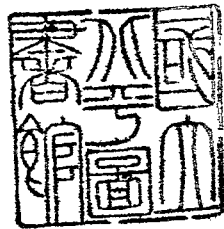
紅色的新婚曲

人物

瓦西亞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一個思想嚴肅的少年工人，態度直率而單純，真誠而不浮滑。
阿伯拉姆 他也是青年團的團員；瓦西亞的同屋的人和最親切的夥伴，但是他有輕浮的世俗的嗜好，這是和瓦西亞的真正的嚴肅成對照的。

唐琳亞（她的全名是安唐琳亞，凱茨尼佐瓦）青年團的一個思想嚴肅的團員，她輕視女性的輕浮並且她決意去和世界上的任何男子一樣吃苦和有用；她不知道並且不偏重她的好看的容貌。

露蒂蜜娜 一個真正的女性的姑娘，不是屬於青年團的，主要地看重她自己的美麗的面孔，家庭的舒服和男朋友們。



弗萊佛斯同志 一個老布爾雪維克黨員，比這四個少年更聰明而且更有經驗，但是同他們全
很要好。

愛米蓮 一個大眾的詩人；一個高大的，有金色頭髮的，笨重的巨人，與其說像一個詩人，不如說
是一個碼頭工人。

也有青年團的男女團員們，他們在到處鬧着玩兒，並且帶着醉意把馬克斯和禾得卡酒混合起
來。

時間

現代。

地點

莫斯科。

第一幕

佈景

在莫斯科一所過時的嘈雜的，歸市政府管的住宅裏的一個典型的房間，像倉庫一樣，滿是灰塵和雜亂。一扇傾倒的門在右邊，後面。

在一個基角裏，放有一張頹敗的，有條紋的彈簧的墊褥，用四塊磚頭撐起來，在晚上這是一張床，在白天，這是一張沙發。在這張墊褥上，一個可怕的枕頭放在一張發霉的被褥上，沒有枕頭套子。在臨時的臥榻旁邊，有一條古老的長凳。掛在牆上的一條椅子和一隻粗陋的，家庭製的無綫電是這個基角的惟一的裝飾品，這是瓦西亞的。

在房間的那邊的阿伯拉姆的基角只有一堆書籍，紙張和小冊子，還有幾隻在牆上掛衣服的釘子。

前面的一邊是一隻不乾淨的鐵盆。從天花板的中央，懸着一隻孤淒的，沒有燈罩的電燈泡，當到以後做戲的時候，這燈泡照射在房間裏並且銳利地顯出這房間的混亂的窘困。

就在電燈底下，有一條笨重的公園中用的長椅，這一定是費了英雄般的氣力才把它拖到這裏來的；縮寫的字母和一顆巨大的，刻成的心顯出它的更早的經歷。在長椅上放有一卷非常厚的列賽全集，白天使可憐的阿伯拉姆的頭腦用昏，晚上却把它當作一個枕頭使用。

房間裏的一扇窗上有一塊破玻璃，塞着一塊破布並且掛着一段剩下的粗臘腸，這一扇窗是在前面，左邊，面對着觀衆。

當幕開時，房間完全是黑暗的，除了一盞閃爍的街燈通過窗戶漏進來的光綫以外。

露蒂蜜娜的糖似的聲音和瓦西亞的焦急的聲音，從舞台的遠處，門後面的走廊傳來。

瓦西亞 這邊，露蒂蜜娜，這邊。別在走廊裏邊迷路。

露蒂蜜娜 見鬼！我的裙子給什麼東西攀住了。

瓦西亞 哦，這不過是腳踏車。這兒，拉住我罷！

露蒂蜜娜 倒霉！小貓，多毋台。你的走廊就有兩里路長，可是裏頭連一盞燈也沒有。

瓦西亞 燈泡在上星期裏邊給爆壞了。

露蒂蜜娜 一個月賺九十個盧布，你不能買一隻新的嗎？

瓦西亞 我沒有想到它。當心那兒的碗碟廚。不知怎麼地，我沒有工夫去買。我白天做工，

晚上讀書……進去罷。

（瓦西亞登場，露蒂蜜娜跟住他。瓦西亞所穿的很不舒適的衣服和他的自然的嚴肅的志趣不相調和。他的虛華的蝴蝶式的領結，發亮的緞腿布，黏貼的分得很好的頭髮，半軍式的便帽，燙得很平的上衣顯然地都是露蒂蜜娜的所爲。可是，這位年青姑娘的富有女性的刺激性的衣服是她的性格底要素。露蒂蜜娜是像小貓似地美麗。）

露蒂蜜娜 寶貝，以前就沒有人得閑去好好地鼓勵你。你等着罷，我的親愛的丈夫，現在我要監督你了。

瓦西亞 不錯。監督我。逼我去工作。所以我們要到婚姻註冊局去簽字。你留心走。等一等，

我就開燈。這間屋子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不過傢具真是太少了，你知道。

（他顫擻地和神經質地摸索那懸着的燈。）

露蒂蜜娜 我真急死了，要看一看你的住處是怎麼的。

瓦西亞 倒霉，我找不到那隻鬼燈。阿伯拉姆，你在家嗎？

露蒂蜜娜 嘎——你不是一個人住在這兒嗎？

瓦西亞 嘎……嘎……我忘了預先告訴你。但是阿伯拉姆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你別擔心，露蒂蜜娜寶貝。

露蒂蜜娜 原來你有一個同屋的人！這件結婚的禮物才妙哪！我猜想這個同屋的人是結了婚的！

瓦西亞 誰？阿伯拉姆結了婚嗎？沒有——他是一個決心不討親的人。

露蒂蜜娜 可是他知道我們結了婚嗎？

瓦西亞 嘎……他還不知道。但是這沒有關係。他會很快活的。你相信我的話罷。你聽着

好了。他會快活得跳起來的。

露蒂蜜娜

(責備地) 哦，瓦亞……

瓦西亞 真地現在……他馬上就要到這兒來，我立刻就要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他：這樣

這樣……我們結婚了……沒有什麼可怕。最要緊的是，你可別心煩，露蒂蜜娜寶貝。實在，他是難得在家的。那盞鬼燈到底在那兒呀！他不過睡在這兒罷了，明白嗎？別擔心；我們總有辦法。對啦，瞧，燈在這兒了。(他扭開燈，現出着狼藉的房間，和他們的衣裳的整潔成對照。)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個房間是怎樣的漂亮。最麻煩的是，你瞧，傢俱真是太不夠了。對啦，露蒂蜜娜寶貝，這個房間怎麼樣？

露蒂蜜娜 乾淨得像一個豬欄似的多麼冷呀！

瓦西亞 那是因為窗子沒有塗油灰的緣故。冷氣進來了。但是你聽我說，露蒂蜜娜，最要緊的是——你別害怕。我們會把一切都佈置好的。等住一些日子；我們慢慢地會把東西弄來的。我們會把窗子上的油灰塗起來；我們會給走廊裏頭買一盞燈；我們會

打掃地板。什麼事情都會弄得不錯的。

露蒂蜜娜 原來你跟你的同屋的人真住在這個……馬房裏嗎？

瓦西亞 (沒有神氣地) 噓……

露蒂蜜娜 你在什麼上面睡覺？

瓦西亞 我？我睡在這個……噯……：楊上面。可是他睡在長椅子上面。但是無論你信不信，這真是一張很舒服的長椅子。它是從清潔池塘公園裏給搬來的。你別擔心，親愛的露蒂蜜娜。如果你喜歡的話，我要開無綫電了。這是我自己做的。它能夠收到長距離的播音……：很長……：我能夠收到柏林的播音，和一切甚麼的。親愛的露蒂蜜娜，幹嗎你不說話呢？你不要對我說話嗎？

露蒂蜜娜 你去對你的無綫電說罷。我不是收音機。別說笑話，我覺得一個月賺九十個盧布，我們可以買好幾件東西的。你的棉被在那兒？

瓦西亞 沒有棉被。

露蒂蜜娜 你用什麼蓋呢？

瓦西亞 我用大衣蓋。你別擔心；這是用棉花鋪的。

露蒂蜜娜 你的腦袋是用棉花鋪的。我不看見這個地方豈不是好嗎！「親愛的露蒂蜜娜，親愛的露蒂蜜娜！」可是他所有的只是一個枕頭而給我們倆用！這是一個什麼枕頭！（提起它來，好像這是一隻死老鼠似的。）這種枕頭是你摸也不要摸的。你跟你。的同屋的人怎樣安排在這兒睡的呢？

瓦西亞 我們安排得很不錯。我們輪流來。一天我枕枕頭，他就枕列寧，可是下一天他枕枕頭，我就枕列寧。

露蒂蜜娜 並且到處都髒。髒髒髒！一個十足的豬欄。請你看這兒的骯髒。我敢說你整有一年不會打掃過這個房間。

瓦西亞 （觸怒）就在兩星期以前，我還親自打掃過這個房間。

露蒂蜜娜 你有一個打氣爐沒有？

瓦西亞 沒有打氣爐……

露蒂蜜娜 聽你這麼說才叫人開心呢。你等着罷，我的親愛的丈夫。（憤怒地在房裏走，並且像一個將軍佈置他的軍隊似地行動着。）我要把床放在那兒，把桌子放在這兒，椅子

放在那兒！還有別的椅子放在這兒！就這樣！這兒一隻凳子！這兒一個架子！

瓦西亞 不錯。你真是一個主婦，一個終身的伴侶。正是我所需要的！

露蒂蜜娜 把盤子放在這兒，並且把窗簾掛在那兒。

瓦西亞 對啦，至於窗簾，我覺得一點兒沒有用處。到底，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中產階級的……

露蒂蜜娜 什麼好罷，如果那是小資產階級的，那麼你不必跟我去登記。你最好不要開

口。（重新指揮着）這兒我們放裝磁器的壁廚。就這樣！呀哈！你在這兒等一等，我跑到我的姊妹的家裏去拿幾件東西來。到底，你不希望我睡在這個馬房裏。有一把掃帚沒有？

瓦西亞 沒有。

露蒂蜜娜 找一把去明白嗎？我去了的時候，你得把地掃乾淨。

瓦西亞 是的。

露蒂蜜娜 小貓……你愛我嗎？

瓦西亞 一百分的愛你。

露蒂蜜娜 那麼親我的小鼻尖兒。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摟住她在他的懷裏）

露蒂蜜娜 嘶嘶嘶……你發瘋了嗎？讓我走！（怕羞地掙扎）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喂，幹嗎你不肯呢？

露蒂蜜娜 因為再會，好人兒。記住，地板一定要掃得一點兒灰塵沒有。

（露蒂蜜娜退場。）

瓦西亞 好人兒？我現在算是做了一個「好人兒」了。結婚有意思，見他媽的鬼！（搗擊

牆並且叫) 尼可諾羅夫……你有一把掃帚嗎? 你在家嗎? 一把——把——掃——
掃帚? 糟極了!

(唐璐亞登場, 她是美麗的, 雖是她想把她的姿色隱藏在磊落的男性的服裝下: 一頂男孩的便帽罩在剪短的髮上, 一條寬鬆的, 過長的裙, 毛絨衫和羊皮雨衣。她挾着一疊書, 一把牙刷, 洋鐵杯子, 和包在一條毛巾裏的其他的器皿。)

唐璐亞 (在門邊) 阿伯拉姆, 你在這兒?

瓦西亞 他還沒有回來呢。喔, 喔, 是你嗎, 凱茨尼佐, 瓦多年沒有看見你了。

唐璐亞 瓦西亞! 你好嗎?

瓦西亞 唐璐亞……(有幾分激動) 你是來看阿伯拉姆的嗎?

唐璐亞 對啦, 來看阿伯拉姆, 他沒有把什麼話告訴你嗎?

瓦西亞 沒有, 從昨天以來, 我就沒有見到他。讓我看看你。來, 讓我好好地看看你。

唐璐亞 我還是一個樣兒。就跟我平常那樣。可是你, 你在這兒做什麼?

瓦西亞 我在這兒做什麼？我就住在這兒。

唐璜亞 你住在這兒？在這個房裏嗎？

瓦西亞 對啦，在這個房裏。

唐璜亞 你意思是說……跟阿伯拉姆一塊嗎？

瓦西亞 對啦……對啦……跟阿伯拉姆一塊……但是現在……

唐璜亞 他並沒有把一件這樣的事情告訴過我！

瓦西亞 如果他告訴了你，你怕會來得更快一點兒罷？對不對？

唐璜亞 對——對是對的，可不完全……哼……這是阿伯拉姆的基角嗎？（她指住書

籍堆在那兒的基角）

瓦西亞 那是阿伯拉姆的基角。

唐璜亞 還……不壞……地方是很大的。阿伯拉姆在那兒睡覺呢？

瓦西亞 在長椅子上。這個是他的一半而那個是我的一半……是的……這就是現在

的情形，親愛的唐璜亞。

唐璜亞 我就在這兒坐一會兒。

瓦西亞 好的，好的。你就在這兒坐一會兒。阿伯拉姆說不定就會來的。他老在這個時候回來。我也有點兒事情要告訴他……但是，你知道，這是一件怪不好意思的事……

（伸他的頭到走廊裏去）雷賓諾維西！你有一把掃帚嗎？沒有？糟極了！誰有一把掃帚？九樓好。（對唐璜亞）這兒，你瞧，我們得掃一掃……否則那就不免……可是沒有人像是有——一把掃帚……喂，我說……我多年沒有看見你啦……你現在不要走罷。

唐璜亞 我不想走。

瓦西亞 我馬上就回來。一回兒工夫。

（他以一付認真的態度跑去。）

唐璜亞 （獨自地）簡直是無法可想。好罷。

（她打開毛巾，取出牙刷，洋鐵杯子，等等，並且把它們安放在一個架子上；脫掉她的便帽並且裹

起一條紅色的頭巾；總之，她已搬進來了。）

（阿伯拉姆登場，樸素地穿一件藍色的高領的俄羅斯的工人衫，沒有刮鬍鬚，他的頭髮蓬起。他出力地抗起一張粗製的工作的桌子，不如說更像一條木匠的凳，在他的背上，並且挾着幾本書在他的手臂下。）

阿伯拉姆 凱茨尼佐瓦，你已經到這兒來了嗎？你拿到了普洛尼可夫的那本書嗎？

唐璜亞 我們只能把它留在外面，到星期二為止。我憑我的說話的信用把它拿來的。

阿伯拉姆 我們要在一塊兒讀它。瞧，這兒，我終久得到了這張出名的桌子。對啦，倒霉透了，爲了這個無聊的婚姻的登記，我到青年團去開會遲到了。你也遲到了嗎？現在我問你：幹嗎需要這倒霉的儀式？好像不登記我們就不能住在一塊似的。到底，登記有什麼好處？

唐璜亞 這是對小資產階級和富農的一個讓步。

阿伯拉姆 是的……我把這張該罵的桌子放到那兒去呢？

唐璜亞 我想最好的地方大概是在燈下面，那麼我們就可以讀書了。喂，讓我幫幫你的忙。像這樣。不錯。謝謝你。（她脫掉她的雨衣，像一張氈子似地把它攤在桌上，坐下，用手肘支持着她自己讀書。）對啦，我想還有一位同志住在這個房裏頭罷。你並沒有對我說過！

阿伯拉姆 哦！我完全把這件事情忘了。你說什麼？但是你别擔心，凱茨尼佐瓦，這正是一件小事。他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這就是瓦西亞。

唐璜亞 我希望他沒有結婚。

阿伯拉姆 誰？瓦西亞結婚！他是一個決意不討親的人。

唐璜亞 是的，我知道他。

阿伯拉姆 他已經回來過嗎？

唐璜亞 他跑去找一把掃帚去了。他馬上就回來的。

阿伯拉姆 聽着，凱茨尼佐瓦，你已經告訴他我們登記了嗎？

唐璜亞 沒有，但是他老用那麼一付可笑的态度瞅住我……我想他已經猜着了……

阿伯拉姆 你以為他猜着了嗎？這太糟了。我說你今兒吃過晚飯沒有？（唐璜亞否定地搖

她的頭）喏，我是多麼地想吃啊！也許瓦西亞有什麼東西。（他搜索）臘腸！凱茨尼！

佐瓦，你怎樣想，如果我把他的臘腸拿了一點的話，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唐璜亞 不道德的。

阿伯拉姆 但是他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

唐璜亞 是這樣的嗎？可是我的想頭完全相反。我想我看到了不健全的資產階級的墮

落底徵候：一根有條紋花的橫領結，新經濟政策者穿的靴子，總之，他像一個從蘇克

哈雷夫市場來的新郎。

阿伯拉姆 他真像一個新郎嗎？事實上，你想想看，我老早就覺得瓦西亞是在墮落。然而，

我們得要和他把我們的婚姻的事情磋商一下。我想他會歡迎。（嘆息）然則我

一定不好拿瓦西亞的臘腸嗎？也許我可以拿罷？對啦，凱茨尼！佐瓦，你真地以為怎樣？

難道這完全是不道德的嗎？

唐璣亞 我想我們大概可以一塊湊足錢，我們自己去買四百克蘭姆的臘腸。你有錢沒有？

阿伯拉姆 把桌子買來以後，我只剩下十二個戈比克了，我還需要八個做明天的車錢呢。

唐璣亞 我也有幾個。等一等……五個，十個，這兒還有幾個……一共三十九個戈比克。把你的錢給我。我想拐彎的地方有一個攤子。我馬上就去。

阿伯拉姆 幹嗎該你去而不是我去呢？到底，我是你的丈夫。

唐璣亞 丈夫！阿伯拉姆，我請求你，別鬧資產階級的玩意兒。你買了桌子而且把它拖回來——那麼我丟買吃的。

阿伯拉姆 相互的了解，勞動底公平的分配，和工人們的一致團結性。

唐璣亞 完全對啦。

阿伯拉姆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不反對。

(唐烈聖出去。)

阿伯拉姆 一種持久的婚姻所需要的是什麼？(數他自己的手指) 階級的意識，一個共同的政治的綱領，勞動的一致團結性……有性格的相同嗎？有相互的瞭解嗎？有有在同一個階級裏的會員資格嗎？當然有。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的綱領嗎？沒有怎麼行？有勞動的一致團結性嗎？怎麼沒有那麼缺少什麼？也許是缺少愛情？哦，這是一個社會的偏見！榨不出來的香蕉油，腐敗的理想主義……對啦……(飢餓地嗅聞) 喔！這房間裏有臘腸的氣味。我應當吃嗎？還是這是不道德的呢？

(瓦西亞拿着一把掃帚登場；當他看見他的同屋的人的時候，他窘促。)

瓦西亞 哦，原來你已經在這兒了。(他開始掃地，越發窘促起來。對他自己說。) 我一定要立刻告訴他。

阿伯拉姆 (對他自己說) 我一定要通知他。(對瓦西亞) 喂，對了。

瓦西亞 喂！你聽，阿伯拉姆。(對他自己) 多窘！(對阿伯拉姆) 你瞧，阿伯拉姆，事實是這

麼的……對啦，凱茨尼佐瓦等過了。你看見了她沒有？

阿伯拉姆

（紛擾）那麼，怎麼樣？對啦，她等過了，可是現在她不再等了。怎麼樣？

瓦西亞 沒有怎麼樣，我不過順便這麼說一說罷了。

阿伯拉姆 順便！

瓦西亞 順便……阿伯拉姆。

阿伯拉姆 可是她就沒有把什麼事情告訴你嗎？

瓦西亞 沒有什麼。爲什麼？

阿伯拉姆 沒有什麼。我也不過順便這麼說一說罷了。

瓦西亞 順便嗎？呀哈。阿伯拉姆，我知道你自己買了一張可笑的桌子。

阿伯拉姆 哦，這沒有什麼。（對他自己）我一定要告訴他。（對瓦西亞）對啦，關於這張

桌子……我一定要問你一個和原理有關的問題。

瓦西亞 很好。（對他自己）我想他已經猜着了。

阿伯拉姆 (以憂鬱的決定，無可奈何地) 瓦西亞……你認為三個人能夠住在這個房

裏嗎？

瓦西亞 (同等地無可奈何地) 你的意思是什麼？

阿伯拉姆 我問你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瓦西亞 當然這是道德的。此外能有什麼辦法？我老把你認做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你知

道……

阿伯拉姆 (非常地高興) 對的，瓦西亞。這就是我非常歡喜你的緣故。謝謝你，老朋友，我

知道我不會叫我失望。我用一個青年團團員的身份擔保我的說話；我不會擠你。

瓦西亞 (動情得落下眼淚) 謝謝你，朋友；謝謝你，阿伯拉姆。我老說你是一個百分之百

的循規蹈矩的人。我當然希望我不會擠你。

阿伯拉姆 胡說！小事！你決不會擠我。使我擔心的是我也許……

瓦西亞 還有，你知道，還得掛各樣的窗簾，鳥籠裏邊的美蓉鳥，這個和那個。可是，自然，她

是一個夠漂亮的小姑娘。

阿伯拉姆

握手，同志。我很快活你贊成她。

瓦西亞

謝謝，謝謝！我早就相信你會非常快活的。

阿伯拉姆

哦，當然，我的親愛的朋友；哦，當然。我應該這樣想。怎麼會不快活呢？怎麼會不

快活呢？

瓦西亞

還有，你知道，她有點兒喜歡跳舞，還喜歡頑皮……在某種程度上說，你知道，她

還有幾分是……要我說嗎……小資產階級。

阿伯拉姆

誰是小資產階級？

瓦西亞

她。

阿伯拉姆

凱茨尼佐瓦嗎？

瓦西亞

凱茨尼佐瓦跟這有什麼關係？

阿伯拉姆

（失去勇氣）很不錯，很不錯。她絕對地和這沒有什麼關係。我不過順便這麼

說一說罷了。你知道，一句話引到另外一句話上面去，但是請別想到它。這只是說凱
 茨尼佐瓦到舖子裏買點兒臘腸去了，並沒有什麼……

瓦西亞 買臘腸？凱茨尼佐瓦？

阿伯拉姆 噯，是的。幹嗎她不應當去買臘腸呢？她來了；你自己問她好了。（唐璜亞登場）

我們正在講起你呢。瓦西亞說你不會去買臘腸。可是我說你買臘腸去了。嘻嘻……
 這樣一個無謂的誤解。（無可奈何地，對唐璜亞閃眼。）巧極了，你認得瓦西亞嗎？

唐璜亞 當然，我們認得的。

瓦西亞 （過份賣力地和振起塵埃地掃着地）我們遇見過的。

唐璜亞 （以低語對阿伯拉姆）你已經告訴他了嗎？

阿伯拉姆 （也低聲地）就說不出口。我的舌頭不肯動。凱茨尼佐瓦，請你替我做一件好

事——你告訴他好了。

唐璜亞 我？

阿伯拉姆 哦，是的。這叫我太窘了。

唐琺亞 這樣沒有意思的遇到，我就不懂。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體。沒有什麼可怕的。走上前去把一切的事情解釋解釋好了。

阿伯拉姆 說「把一切的事情解釋」是容易的。你自己去把它解釋罷。

唐琺亞 幹嗎要我去？你是丈夫不是？

阿伯拉姆 凱茨尼佐瓦，別鬧資產階級的玩意兒。

唐琺亞 如果你要知道的話，這個情形就是這樣的：我去買了臘腸，你就得去告訴他。

阿伯拉姆 勞動底平均分配嗎？

唐琺亞 完全對啦。

阿伯拉姆 這意思是說我得一直走上前去，老老實實地解釋。

唐琺亞 一直走上前去，老老實實地解釋。

阿伯拉姆 也許這是不道德的？

唐璜亞 這是道德的。

阿伯拉姆 喔！我就一直走上前去老老實實地解釋罷！（他走近瓦西亞）聽着，老朋友，事情是這樣的。我要正正經經地對你說幾句話。噯……對啦……幹嗎你今兒穿得

這麼漂亮？你的樣兒好像一個新郎似的。

瓦西亞 我一個新郎？你怎麼會知道？

阿伯拉姆 好了，好了。我是鬧着玩兒的。我很知道你是一個打定主意不討親的人。可是，巧極了，講到不娶親的人……這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新郎……這就是說，對啦，關於一般的婚姻……

瓦西亞 （很窘促和陰沉）你說婚姻，是什麼意思？

阿伯拉姆 沒有意思，沒有意思，老朋友。要緊的是，別生氣……喔……是的，我們兩個人本來是住在一塊的，現在我們要三個人住在一塊了。（輕蔑地）想想看，怎樣一齣悲劇！如果我是你，譬如說，我會非常地快活。

瓦西亞 你快活嗎？

阿伯拉姆 幹嗎？不這麼一來，可有趣得多啦。

瓦西亞 阿伯拉姆，你是在說正經話嗎？

阿伯拉姆 最正經也沒有了。

瓦西亞 握手，同志。（很用力地握手）

阿伯拉姆 可以說是又正經又長久。甚至在婚姻登記所簽字了。

瓦西亞 登記了！登記了！當然，照到形式做！你知道，那兒有一個怪有趣的人坐在一張婚

姻的桌子旁邊，你明白——那個傢伙有鬍鬚。他演說了。

阿伯拉姆 對，對。他演說了。嚶……嚶……你怎麼知道？

瓦西亞 我怎麼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可是你以為今兒誰登記，如果不是我的話？

阿伯拉姆 你登記了嗎？嚶，登記了的是我呀。

瓦西亞 你你也登記了嗎？

阿伯拉姆 我也，你這是什麼意思？不是也登記了，而是先登記了。

瓦西亞 阿伯拉姆，那麼這意思是說我們倆……今兒……都登……

阿伯拉姆 登記了。嘻嘻嘻！

瓦西亞 ……記了。

阿伯拉姆 凱茨尼佐瓦，這亂子可鬧大了。你聽見了沒有？

（唐璜亞早就以一副嚇呆的面孔站在那兒，把臉孔埋在一本書裏邊，好像完全出神似的。）

唐璜亞 聽見……沒有聽見……什麼事？你告訴了他沒有？

阿伯拉姆 我通通告訴他了。怎麼樣！

唐璜亞 他反對嗎？

阿伯拉姆 反對！反對！你這是什麼意思？糟就糟在他不反對。加之，他還一百二十分地贊

成我們……

唐璜亞 那麼，幹嗎你抱怨呢？幹嗎你還着急呢？我不明白。如果他贊成我們的話，那豈不

是更好嗎？如果我們三個人，那麼我們就三個人好了。我們三個人就好好地來一下子好了。

阿伯拉姆 （差不多叫起來）我們三個人她說我們三個人凱茨尼佐瓦……

唐璜亞 什麼事？你反對我們三個人住在一塊嗎？

阿伯拉姆 我們三個人住在一塊……凱茨尼佐瓦，把書扔開罷。想一想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唐璜亞 我就一點兒也不明白。

阿伯拉姆 她不明白唐璜亞，明白嗎！

唐璜亞 噢！

阿伯拉姆 他……

唐璜亞 是的。

阿伯拉姆 我的舌頭就不肯動。把我的一份臘腸給我。我要塞一塞肚皮，凱茨尼佐瓦，喂。

你明白嗎？

唐璣亞 我一點兒不明白。請別打攪我，我在讀書。

阿伯拉姆 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她讀書！凱茨尼佐瓦！

唐璣亞 喝一杯水。

阿伯拉姆 我要把整個的海洋喝下去，甚至把兩條海洋都喝下去。（他興奮得精疲力倦）

（在走廊裏撞着一架腳踏車的鈴聲。）

露蒂蜜娜 （從走廊裏）瓦西亞！瓦西亞！我們在這兒走錯路了。我的裙子在這兒的什麼

東西上面給掛破了。喂，你到底在那兒？

瓦西亞 （恐怖地）親愛的露蒂蜜娜！（對阿伯拉姆和唐璣亞）同志們，她會把我折磨

死的。你們這些天收的！（向走廊叫喊着）哦，那不過是腳踏車。（用一個啾啾的低語對

阿伯拉姆）在去登記以前你應該想到這個的。（向門外大聲叫）這就來，親愛的露

蒂蜜娜。（對阿伯拉姆）我願你早早歸天……（他出去）

唐琍亞 吵些什麼誰來了？

阿伯拉姆 這是來找瓦西亞的。一個負責的青年團的團員來……拜訪他。

（露蒂蜜娜登場，爲她挾着的枕頭，被褥，其他的家庭的零件壓得透不過氣來；她的小姪子沙夏跟住她，他是一個赤色少年先鋒隊隊員，茶褐色的衣服，並且結着這個兒童組織底紅頸巾；沙夏也攜着一隻鳥籠，廉價的有鏡框的照片和家庭享用底其他的要件；在他們後面，心亂的瓦西亞拿着一捆一捆的零星和雜件。）

露蒂蜜娜 我的裙子差不多給撕破了。你明天非得有燈不成。沙夏，你不要把燈罩打破了！別在我的腳上爬。哦，我的上帝，怎樣一個不成器的孩子！把東西放在這兒，可不要打翻那可愛的芙蓉鳥兒。

唐琍亞 （對阿伯拉姆）那麼這個就是那負責的組織者嗎？

阿伯拉姆 噯，是的……那就是，可是她還沒有完全負責。幹嗎你那樣地瞧着我？

唐琍亞 幹嗎她把那些一捆一捆的東西帶來？

阿伯拉姆 你才是一個奇怪的人，凱茨尼佐瓦，你一定要知道一切的事情嗎？爲什麼？那

是她自己的事。也許她搬家到鄉下去，在路上她彎進來對一個同志告別呢。

唐璐亞 正月裏——到鄉下去？

阿伯拉姆 對啦，再過兩個星期，就是二月了。可是這沒有什麼。哦，凱茨尼佐瓦，你最好是

讀書，不要留心別人。

唐璐亞 （看到露蒂蜜娜，並且聳她的肩）哼……原來是這樣。

阿伯拉姆 闖窮禍了。

露蒂蜜娜 （獨斷地，對瓦西亞。）這些人是誰？

瓦西亞 我的親愛的小露蒂蜜娜，這個是阿伯拉姆。你以前沒有見過他嗎？阿伯拉姆，這

兒來，我要把你介紹給露蒂蜜娜。

阿伯拉姆 喂，你好嗎？我是阿伯拉姆。（他們握手）

露蒂蜜娜 還有那一個人是誰？

阿伯拉姆 那是……

瓦西亞 嘻嘻嘻嘻……這個，我的親愛的小露蒂蜜娜……可以說是……是親愛的阿伯

拉姆的一個很好的老朋友……她到這兒來拜訪……來談一會兒話……來喝點

兒茶……不要管她……這對不對，阿伯拉姆（對他表示無可奈何的意思）

阿伯拉姆 唔，是的……一個很好的老朋友。這是很顯然的……你別打攪你自己……

露蒂蜜娜 但是幹嗎有那可笑的桌子？怎麼把它弄到這兒來的？

瓦西亞 怎麼把它弄到這兒來的……阿伯拉姆……幹嗎有那可笑的桌子（無可奈

何地閃眼）

阿伯拉姆 幹嗎有那可笑的桌子？當然是她把它帶來的。她是這樣一個古怪的姑娘。

樣一個古怪的姑娘。現在是正月，而她死氣擺力地要搬到鄉下去。這樣一個古怪的

姑娘。她跑進來告別的。

唐璜亞（聽着他）阿伯拉姆，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阿伯拉姆 哦……這意思是說……凱次尼佐瓦……這意思是說，亂子鬧得大極了。

（以一個啞的低語）他們今兒也登記了。

唐瓊亞 （稍微地呆住）在那兒？

阿伯拉姆 在婚姻登記局。

唐瓊亞 （還沒有回復原狀）爲什麼？

阿伯拉姆 正是對小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另外一個讓步。你以爲只有你和我這樣時

髦的人物嗎？凱次尼佐瓦，你明白所發生的事情嗎？

唐瓊亞 我現在明白了。

露蒂蜜娜 （厭惡地指住唐瓊亞）瓦西亞，幹嗎她伸手伸脚地就在這個屋子的中間？

擋住我。我得把東西整理整理。這樣告訴她罷。

瓦西亞 哦，讓她去好了，露蒂蜜娜，讓她去好了。得了罷……讓她躺着，你別理她。

露蒂蜜娜 別理她，你這是什麼意思？如果我不理，就讓事情這麼下去的話，那麼她可要

搬到我們這邊來了。嘿，她已經把我們的地方佔去一大半了。不要臉的東西！我馬上要去親自對她說。讓她明兒來拜望我們，可不要今兒來。

瓦西亞 露蒂蜜娜，看上帝的面……

露蒂蜜娜 我還是要說的。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我請求你……我一定要告訴你……但是你請別生氣。當然，你不會生氣……你瞧，事情是阿伯拉姆同她……今兒也結婚了。

露蒂蜜娜 什麼！什麼！（大發雷霆地，她擲下一摺鋪蓋並且倒在它上面。）

瓦西亞 這就是你的人生……

露蒂蜜娜 你這無恥的驕子！你就不敢動一動我！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我的寶貝！

露蒂蜜娜 滾開！我恨你！

瓦西亞 我的糖……

露蒂蜜娜 滾開，滾開，滾開，滾開（她頓她的脚而且嚎淘地哭泣）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露蒂蜜娜！……我願你們大夥兒都沉到泥潭裏去——但

願你們都死去……我的糖，我的小貓……

阿伯拉姆 凱茨尼佐瓦，你在這兒親眼看見鬧亂子。

唐璐亞 算不了。這兒我們大夥兒有的是地方。沒有什麼可怕。

阿伯拉姆 四個人，在一個房裏嗎？

唐璐亞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走的。

阿伯拉姆 上那兒去？你可以走的，這是什麼意思？你有可以過夜的地方嗎？喂，外面是西

伯利亞的天氣。我可不讓你去。

唐璐亞 我要看一看你不許我走。

阿伯拉姆 別胡說。到底，我是你的丈夫。

唐璐亞 現在，現在——別鬧那些資產階級的玩意兒了。

阿伯拉姆

凱茨尼佐瓦，我請求你。到底，你知道，我們有勞動的一致團結性，如果你拋開

我的話，我到那兒去找普羅羅庭柯夫的书？

唐璜亞

（爲這個不可爭辯的羅輯所說服）很好……

瓦西亞

老實說，我真不知道它媽的怎麼辦。凱茨尼佐瓦，也許你可以感化感化她。

（唐璜亞走近露蒂蜜娜，她取一個最熱誠的，說服一個敵對的羣衆的，大煽動家底態度，一隻脚朝前，兩隻手反在背上，肅清她的喉嚨，並且開始演說。）

唐璜亞 同志，怎麼辦？這個空前的，使人煩惱的局面已經發生了，現在怎麼辦？你是全蘇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個團員嗎？你是……

瓦西亞

（無可奈何地）她現在還不是一個團員。

阿伯拉姆

我常常說我們的煽動在非團員們裏面是連一個子兒也不值得。

露蒂蜜娜

（淚眼地）這說話就不對題……我的祖父是一個勞動英雄。

阿伯拉姆

那就更用不着哭。

露蒂蜜娜

(開始卸除她的靈魂的重負) 昨兒晚上，我們一見面了，同志們，他就開始把各

樣的話對我說，一直說到我的心動為止——現在，你別打岔，瓦西亞——自然最後

他完全把我弄發昏了。他對我說——不要開口！(可憐的瓦西亞沒有一點插話的意思)

——「親愛的小露蒂蜜娜，」他說，「讓我們同居罷；讓我們組織家庭。」他說，「搬到我的房間裏去。我有，」他說，「一間很寬大的房子，還有一隻我自己做的收音機，還有一隻打汽爐。」——別響，瓦西亞，你知道你說過這話的。他說，「我有這個還有那個，」因此我聽從他了，聽從了，那麼，我真是傻，像一個傻子似地同他一塊去登記。現在糟極了！現在我才明白他跟別人合住一個房間，走廊裏沒有電燈泡，另外的那個人是結了婚的。至於打汽爐，如果有一隻的話，我還沒有看見它。也許他的意思是說他的腳踏車。

瓦西亞 我要帶你看廚房去……

露蒂蜜娜 嘿……我打賭有一千家人家在廚房裏。

瓦西亞 (低聲地) 沒有，不過十二家。(想去擁慰她)

露蒂蜜娜 滾開!

瓦西亞 哦，讓我們講和罷，親愛的露蒂蜜娜。

露蒂蜜娜 滾開，滾開。讓我走。我走了……我這就走了。(但是沒有移步)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到底我是你的丈夫。

露蒂蜜娜 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冤家，我的第一個大錯誤！

瓦西亞 那麼這意思是說你預備跳下去嗎？

露蒂蜜娜 我到那兒去？我的姊妹跟四個人住在一間房裏。當然我一定要跳下去。此外

我有什麼辦法？但是你就敢瞧一瞧我或是動一動我。(可是他們深情地握住手)

阿伯拉姆 對於這樣一位姑娘，你有什麼辦法？

瓦西亞 不要緊……

阿伯拉姆 那麼，我想我們得在一塊兒住。像他們說的一樣，我們是四個人在一隻船上。

現在，讓我們想點什麼辦法罷。

露蒂蜜娜（暴風雨過後，晴明起來。）對啦，我們要把房間分開來。就從門那邊算起，我們把它平分作兩份兒。

瓦西亞 嘻！你是一個聰明的人，親愛的露蒂蜜娜。這個想頭真妙極了。

阿伯拉姆 不錯。我同意你。凱茨尼佐瓦，你聽見了沒有？

唐珊亞（一心看她的書）聽見了什麼？

瓦西亞 有人提議把房間隔開來。

唐珊亞 我這方面絕不反對。

阿伯拉姆 一致通過。

露蒂蜜娜 暫時我們可以用粉筆把它劃開來。瓦西亞，你有粉筆嗎？

瓦西亞 是的，這兒有。

露蒂蜜娜 劃界線，就從那兒起到這兒止。你還得推進一點兒。（這個專為唐珊亞的緣故）

唐瓊亞 歡迎。（她把桌子搬到阿伯拉姆的那邊）

瓦西亞 一回兒工夫，糖在學校裏面，他們教給我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圖樣。這樣，這樣，而且這樣。（他在地板上打着圖樣）

阿伯拉姆 這是一個稀有的實驗，在一間房裏建設社會主義。

瓦西亞 瞧瞧我們得到的結果。你瞧。美極了。偉大極了。五分鐘——又快！一個兩開間的房間。真有美國人的速度。

露蒂蜜娜 瞧瞧，瓦西亞，我們有一個奇妙的房間。不是這樣嗎？

瓦西亞 你看，剛才吵一頓才叫沒有意思。

露蒂蜜娜 同志們，鄰居們，這一半兒是我們的——那一半兒是你們的。瓦西亞，把那張長椅子推到他們的房裏去。（他推）這不錯。現在這兒來。這兒我們擺我們的床，這兒擺桌子，這兒擺兩張椅子。你歡喜這樣嗎，小貓？

瓦西亞 （大大地寬鬆了的他，是在忙着無綫電）很好。可是你歡喜嗎？

露蒂蜜娜 我非常地歡喜！（阻撓着他弄他的可愛的無線電；低語）你愛我嗎？我非常地非

常地愛你。可是你愛我嗎？

瓦西亞 當然。（羨戀地凝視無線電）

露蒂蜜娜 那麼你親一親你的妻子的小鼻尖兒。（低語着）他們看不見我們。（瓦西

亞親吻她。小沙夏甚致沒有驚慌。）喂，沙夏，是你回家的時候了。

（瓦西亞弄着無線電，而露蒂蜜娜，快樂地哼着，開始把她的倉庫似的房間的半間變成一個家庭；她冷淡地把舊報紙，破布，等等，拋到唐琺亞的半間去好像它是無窮的空間。唐琺亞，從她的書上舉起她的眼睛，留心這個行動，最初她聳肩，但是最後表示她的抗議；她示威地從她的桌子上爬下來，拿着雨衣並且把這上面的灰塵抖到露蒂蜜娜的半間去。女人們彼此地瞅着；唐琺亞放回外衣並且繼續讀書。阿伯拉姆一面把他的羨慕的眼光轉到露蒂蜜娜的打理家庭的才能上去，一面轉到誘惑的臘腸上去。瓦西亞找無線電台生出了困難，這給觀眾聽到許多蘇維埃的播音台的節目的片斷，中間有許多靜止的沙聲。沙夏給無線電迷住了。）

無線電底聲音 喂！喂！工人們，農人們和紅軍的士兵們……（一陣「施登卡那軍」的

歌唱，突然地轉到「伏爾加船夫曲」爲俄羅斯的二絃琴所奏出。）宗教是人民底麻醉藥。

科學代替迷信。連續的工作週和星期底廢除。同志們……吱吱吱……（同時有太多的播音說話的混亂和音樂爭持。）大總統胡佛和肥胖的美國的剝削者們……蒲英喀

——戰爭……C · A · T · | c a t …… R · A ……工人們，農人們和紅

軍的士兵們……美國人的聯合公司……尿布得馬上洗乾淨……打倒怠工和干

涉……花柳病底預防……（一陣混雜的喧嘩：最後辨明爲「布登尼的進行曲。」）社

會主義的競賽……結果……卜啦啦啦……唯吱吱吱……

瓦西亞（最後找到他所尋找的電台）這兒是了。

無線電底聲音 喂！喂！莫斯科報告。共產國際電台播音，波長一〇五〇米突。轉播大學

院劇場的歌劇尤荊·奧尼金。喂！喂！你們現在可以聽到觀衆了。（樂隊底聲音轉低了。

壓約的人聲底喧嘩。然後一切的東西都寂靜下去。）歌劇還沒有開始，聽無線電的同志

們。它要在五分鐘或是十分鐘以內開始。不要關閉你們的無線電。請把你們的評論送到無線電廣播協會去。我們暫時停止廣播。

露蒂蜜娜 瓦西亞，關掉無線電罷，否則這孩子決不離開的。去，去，告訴母親說一切的事情都不錯。她用不着擔心。一切的事情都不錯。（沙夏給裹在上衣，帷巾，和絨線衫中，像一個木乃伊似地，被推出門去。瓦西亞坐到椅墊上去，拿起一把六絃琴，彈着而且唱一支悲哀的俄羅斯的情歌。當他唱的時候，他的眼睛遠看着仍然用心在她的書本上的唐璐亞。露蒂蜜娜懷疑着。）可怕的燈光。我這就要弄好它。（她立刻站在一把椅子上去，並且用一條色彩的手巾把燈泡包住。）小貓，這樣不是更好嗎？（坐下而且靠到他。）寶貝，你愛我嗎？他們看不見我們的。

唐璐亞 喂，請請你，同志。我希望你把我們的半邊燈光打開，否則沒有辦法讀書。

露蒂蜜娜 （現出有醋意的體貌）對不起。（她打開一半）現在你們可以看見了罷？

唐璐亞 我現在看得很清楚，謝謝你。（她繼續讀）

(阿伯拉姆表面雖是在讀書，但是注意露蒂蜜娜的每個動作。瓦西亞繼續他的彈奏。露蒂蜜娜回到榻上去並且用一種貓似的低語，做出姿勢對唐剛亞。)

露蒂蜜娜 瓦西亞，她的樣子不壞，但是她穿得可破爛極了。

瓦西亞 姆……

露蒂蜜娜 你認得她很久了嗎？

瓦西亞 姆……兩年。

露蒂蜜娜 可是你沒有和她發生過戀愛嗎？

瓦西亞 姆……

露蒂蜜娜 對你的小貓兒說「咪噢」罷。(他模倣一隻貓到完美的地步)

瓦西亞 (敷衍地) 咪噢

露蒂蜜娜 來，親一親小貓兒的嘴。他們看不見我們。

阿伯拉姆 我餓極了！瓦西亞，你有一個人可以咬一咬的什麼東西沒有？

瓦西亞 我有一點兒臘腸。

阿伯拉姆 讓我們把臘腸吃掉罷。

露蒂蜜娜 喂，同志們。那是不正當的。讓我們吃得像個樣兒。我從我的姊妹那兒帶來了

一點東西。這兒有幾個麵包，我們還可以泡茶喝。你們要喝點兒茶不要？（她以扮演慷慨的女主人公的這個腳色爲樂）

阿伯拉姆 哦，哦，哦，這樣！凱茨尼佐瓦，你聽見了沒有？有人提議，也有人附議，說是我

們有茶喝，還有麵包吃。

唐璜亞 我真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兒。

露蒂蜜娜 請別害臊罷。

唐璜亞 謝謝，當然。但是這些東西我們一樣也沒有。我們沒有杯子……茶匙……和叉子……

露蒂蜜娜 不要緊！不要緊！在你們沒有買來以前，先用着我們的好了。小貓兒，對不對？你

反不反對他們用我們的東西，你反對嗎，小貓兒？

瓦西亞 當然不。

阿伯拉姆 提議一致通過了。

露蒂蜜娜 (拿着火油打汽爐) 這兒的廚房在那兒?

瓦西亞 讓我來拿它罷。我把它帶下去。

阿伯拉姆 同志們，這個不是正當的辦法。或者我也願意參加一個房間分成兩間的這個社會主義的建設。我拿打汽爐。勞動的平均分配。(對露蒂蜜娜) 你得教一教我怎麼樣用它。凱茨尼佐瓦，你也得擔任一份你的市民的責任。

露蒂蜜娜 (格格地笑) 你這個人真是怪有趣的。你把爐子倒拿了。你別那麼地拿它，

可是這麼地拿。(爲他整理它，猝然地笑出。阿伯拉姆在她的注意中感到親熱)

阿伯拉姆 可是你怎麼樣地點它的呢?

露蒂蜜娜 你這樣地點它好了。你看見這個小盤兒嗎? 你把一點兒火油打進去。你看

見這個小螺絲釘嗎? 你把它轉一轉。然後你拿一根鐵絲把頂弄乾淨。你明白嗎?

阿伯拉姆 我明白。你拿打汽筒。然後你把盤兒弄乾淨，然後你買火油……

露蒂蜜娜 哦——你什麼事情都不明白。來，我來把什麼都教給你罷。（對瓦西亞）小

貓兒，你不會吃醋罷，你會嗎？（對唐璜亞）同時你把杯盤預備好，可以嗎？

唐璜亞 可以，但是我不知道這些東西在那兒，我也不知道怎樣弄。

露蒂蜜娜 瓦西亞，你幫幫她的忙兒罷。（對阿伯拉姆）來，帶我到你的廚房裏去。（牽住

他的手）我得拉住你，因為外邊有那部腳踏車在那兒。

阿伯拉姆 （擺動着打汽爐）你拉住我。打汽筒……然後打汽……螺絲釘……總之，超

等的工業化。（他們出去）

無線電放出的聲音 喂！喂！這是大歌劇場。

（在以下的劇情底開始中，無線電傳出一個低微的浪漫的序曲。）

唐璜亞 喂，你領我到放東西的地方去。

瓦西亞 你拿籃子。玻璃杯在裏面。把它們拿出來。當心！

唐璜亞 別擔心。

瓦西亞 這就是現在的情形，唐璜亞。（沉思地）多少個夏天？多少個冬天？

唐璜亞 （避開看他）將近一年。我把麵包放到那兒呀？

瓦西亞 將近……哦，你可以把麵包放到一隻盤裏。那是一個奇妙的冬天，是不是？

唐璜亞 我把茶壺怎麼辦？

瓦西亞 把茶葉放到它裏面去。你還到清潔池塘溜冰場去嗎？

唐璜亞 沒有去，沒有去——這樣的事情，我連想也沒有想到。

瓦西亞 你沒有想到它嗎？停住罷，你在幹什麼？哦，你把茶通通倒出了讓我教給你——

像這樣地——（憂思地）你還記得，唐璜亞，你同我怎樣地乘那個雪撬滑下麻雀

山去，幾乎跌死了的那回事情嗎？

唐璜亞 （費很大的氣力裝作冷淡）幹嗎你那樣地瞧着我？

瓦西亞 一年，不過一年。我有了妻子，你有了丈夫。你很愛阿伯拉姆嗎？

唐璜亞 我覺得這是我個人的事。把糖放到那兒呀？

瓦西亞 那麼幹嗎你臉紅呢？

唐璜亞 我問你把糖放到那兒？

瓦西亞 把它……隨便放到那兒……

唐璜亞 請你不要看我！

瓦西亞 (嘆氣) 這就是現在的情形，唐璜亞。你記得公園裏邊的那顆樹嗎？打最末了兒起的第十顆，從垃圾缸這邊算起？你知道，親愛的唐璜亞，我有整個的一夜沒有睡覺……你知道……第二天我像一個瘋子似地走遍了莫斯科的街道……我記得雪怎麼下的。它就沾在我的胸口上……沾在我的眼睫毛上，你知道，這樣小的雪珠子……唉，整個的一年……說起來倒是容易……可是你，你還是像你平常那樣的樣子……噲，噲，別轉過去……罩在耳朵上的一捲同樣的頭髮還是打你的頭巾下面露出來。(唐璜亞趕快地把這捲頭髮塞進去) 那些日子你上那兒去了？

唐璜亞 我在鄉下做工。

瓦西亞 多麼一捲可愛的頭髮。

唐璜亞 算了罷。別這樣的胡說。我問你把糖放到那兒？

瓦西亞 糖——糖什麼鬼！你愛攔那兒，就攔那兒。過去已經過去了……唐璜亞，以後怎麼辦呢？

唐璜亞 我把它放到一個小罐子裏頭。

(露蒂蜜娜和阿伯拉姆帶着打汽爐和茶壺回來；他們雙方都是精神煥發的並且有一點兒臉紅。)

阿伯拉姆 水終久燒開了，但是費了很大的勁兒。同志們，她指導得很好，現在我不但可以點一個打汽爐，就是全工廠的打汽爐，我也可以點了。

露蒂蜜娜 (笑) 哦——我再也忍不住笑了。他才是一個有趣的人兒呢，這位阿伯拉姆同志。你同他在一塊你會笑死的。

唐琳亞 (堅決地對瓦西亞) 我已經把它放在一個小罐子裏頭……

露蒂蜜娜 對啦，你們的事情做得怎麼樣了？什麼都做好了嗎？

瓦西亞 什麼都好了。但是我們把糖放到那兒去呢？

露蒂蜜娜 嘿，你們一件事情也沒有做。這就是預備茶的方法嗎？你們沒有切臘腸。你們沒有把裝麵包的紙袋打開來。你們甚致沒有把麵包拿出來。你們完全是一對沒有出息的東西。讓我來做！我馬上要把一切的東西給準備好！阿伯拉姆同志，你就坐在這兒。你應當休息一下，親愛的孩子。

阿伯拉姆 忙得我的額角出汗以後，我是該休息一下的。

露蒂蜜娜 唐琳亞同志，你就在你的丈夫旁邊坐下罷。我呢，坐在我的寶貝的丈夫旁邊。像這樣。現在我們大家喝茶。

(愛米蓮登場，他是一個龐大而強壯的詩人，他的長手臂搖擺着像一隻猿猴的手臂。)

愛米蓮 聽着，弟兄們，我可以在這兒過一個晚上？(注意到這個聚會) 哦，原來你們在

這兒有一個正式的宴會和兩位姑娘一塊。(走近露蒂蜜娜，然後走近唐翹亞，並且厚起臉皮地窺看她們。)不壞，不壞！可以將就用一用！我痛快地把我自個兒介紹一下罷。

(對唐翹亞)你聽見過普希金嗎？

唐翹亞 我聽過。

愛米蓮 (對露蒂蜜娜)你聽見過托爾斯泰嗎？

露蒂蜜娜 我聽過。

愛米蓮 (對唐翹亞)你聽見過陀斯杜夫斯基嗎？

唐翹亞 我聽過。

愛米蓮 (對露蒂蜜娜)你聽見過沙氏比亞嗎？

露蒂蜜娜 我聽過。

愛米蓮 你聽見過高爾基嗎？

唐翹亞 我聽過。

愛米蓮 (對她們兩人，鼓起他的胸膛。) 你們聽見過愛米蓮契諾齊尼嗎？

唐璜亞和露蒂蜜娜 沒有，我沒有聽過。

愛米蓮 好，那麼瞧一瞧我罷。在我身上，你們看到大衆的詩人，愛米蓮。現在你們明白嗎？

寫詩誰也敵不過我。你們聽見過我的最近的詩嗎？每個人聽着：這首詩叫作「伊致

瓦斯啓喀。」(用咆哮的聲音背誦)

唉，都市把我咬成了碎片，

我看不見我的故鄉的月亮；

我要把我的領子大大地拉開，

那麼我好立刻去懸梁上吊。

以前我是一個快活的，好動的人兒，

我的頭上滿是金色的捲髮，

但是現在我在漸逐地毀滅，主呀，

因為莫斯科已把我咬死了，

如果你敢動我，我就要給你看我是怎樣地強壯。（張緊他的手臂並且把它現給唐烈亞，她膽小地摸一摸它。）喂，摸一摸這隻手看。你別怕羞。（他也慷慨地把手臂獻給露蒂蜜，她不一樣地摸一摸它而且表示羨慕。）瞧瞧這個胸膛！（重打它）在體育方面和在詩方面一樣，誰都比不上我。以為我在撒謊嗎？

阿伯拉姆 現在他起勁了，——我們停止他不了。

愛米蓮 喂，弟兄們和姊妹們，我可以在這兒過一個晚上嗎？

瓦西亞 老朋友，你可猜錯了。你瞧，現在的情形是這樣：我們都結了婚，

愛米蓮 誰，誰？

瓦西亞 我們倆。阿伯拉姆和我。所以，同志，車已宣告客滿了。

愛米蓮 不對！你是說正經話嗎？

阿伯拉姆 這是一個事實。

愛米蓮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的？

瓦西亞 我和她結婚——這就是露蒂蜜娜——而且阿伯拉姆也和凱茨尼佐瓦結了

婚——她在那對過。所以……

愛米蓮 慢着，孩子們和姑娘們。這兒有幾句卽興詩。聽着！……（背誦）

小夥子們全討了親，他們完全沒有頭腦，

像小牛們在肥沃的草地上奔跑；

只有羣衆的詩人，愛米蓮，

短少一個新娘，而他還不知道。

阿伯拉姆 壞透了……

愛米蓮 冒牌的聰明人，讓我們看你做一首比這個更好的詩來。好罷，再會。

瓦西亞 你上那兒去？喝點兒茶罷。

愛米蓮 把它忘了罷！我得趕緊去得出那相當的組織的結論。（他衝出去）

阿伯拉姆 你們曾經看見過這樣的瘋子沒有？他一定是跑去散佈消息去了，他也會把

這個消息傳到各處去的。好罷，我們照原把這茶會繼續下去。

唐璐亞 這是很明顯的；他是一個頹廢派的詩人。（停頓）

露蒂蜜娜 無線電演奏得美極了。（停頓）

阿伯拉姆 寧靜的家庭幸福。（停頓）

（瓦西亞和唐璐亞開始一隻共產主義的學生歌。瓦西亞用六絃琴伴奏；露蒂蜜娜和阿伯拉姆主要地是在吃東西並且用傳情的眼光彼此對看；但是他們滿嘴吃着食物加入合唱。）

瓦西亞和唐璐亞

如果他的學問有高超的成績，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那麼他是來自工人的階級，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大家一齊唱)

習姆拉，習姆拉，習姆拉——拉，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習姆拉，習姆拉，習姆拉——拉，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瓦西亞

如果那姑娘是很美麗的，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我非得唱這隻小曲不成，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大家一齊唱。露蒂蜜娜對瓦西亞和唐利亞投擲懷疑的眼光，當他們重複那同樣的合唱時)

一個紅色的共產主義的新郎，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不應該娶一個黃色的姑娘，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大家）齊唱同樣的合唱。露蒂蜜娜，現在真感到了妒忌和侮辱，以惡意的眼光看唐璜並且走近瓦西亞，撫摸着他的頭髮——好像在要求着她的所有物似地。）

瓦西亞（繼續看唐璜）

如果她熱烈地看住那個少年，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那麼她無限地愛上那個後生，

習姆拉——拉，習姆拉——拉。

露蒂蜜娜

（插進着歌，想從唐璜所寶弄的非禮的風情裏把瓦西亞吸收得回去。）瓦西亞

寶貝，對你的小貓兒說「咪噢」罷。你這就說「咪噢！」

瓦
西
亞

(厭煩地叫出)
味 噢!

—
幕
—

第二幕

佈景

房間現在已分爲兩個隔別的「住宅」分割線——從舞台底後面算起——爲一張玫瑰色的屏風所做成，這屏風的一幅板子當作兩個住宅之間的一扇門用；其次是笨重的棕色的俄羅斯的碗碟廚，差不多和天花板一樣高；再其次是一張小桌子，這上面掛着一張輕飄的淡黃色的帷幕。兩個住宅是銳利地對照着。左邊的一半，在露蒂蜜娜的管轄下，是炫耀地「資產階級式」的；它有花色的糊牆紙，一條地氈，牆上有裝飾品，榻上鋪得很華美，還放着幾隻墊子，一張小桌上擺着一盆花，芙蓉鳥籠掛着在以前掛過一串廉價的臘腸的地方等等。碗碟廚面對着露蒂蜜娜的這個樂園並且廚裏是顯然地貯有很多的食物；在一個酒玻璃杯中的一朵紙玫瑰，裝飾着這碗碟廚的擱板；這兒一切的東西是嶄新的和非常地安適的。右邊的一半，唐利亞的住宅，是像從

前一樣的簡陋；其實，因對照而更顯出簡陋；花園的那隻長椅子已推得靠近了牆；地板和牆壁是光禿的並且很不清潔；桌子擺在很前面，舊凳子靠近它；成堆的書籍和報紙在地板上和長椅子上；惟一的裝飾品是在牆壁架子上的一隻洋鐵杯裏突出的牙刷；碗碟廚底雜着的背部對住這個一半。

然而幕只是在左邊的住宅這面打開，留着其他的那邊仍然對觀衆閉緊。

露蒂蜜娜是在爲她的驕傲的家庭作最後的點綴，然後——當她說話時——她自己忙着把她的祖父和祖母的大幅家常的照片掛在糊花紙的牆上，退後去贊美她的掛法。瓦西亞，明顯地厭煩，憑倚在墊子上亂彈他的六絃琴。他注意那些照片。

瓦西亞（指着）這是誰？

露蒂蜜娜 這是我的祖母——一個打理家庭的主婦。

瓦西亞 祖母？

露蒂蜜娜 祖母。

瓦西亞 祖母？

露蒂蜜娜 祖母。這個是祖父，勞動英雄，一個升了級的工人。

瓦西亞 升了級的工人？

露蒂蜜娜 升了級的工人。小貓！你把你的骯髒的鞭子放在乾淨的被單上！你不替你自己個兒害臊嗎？把你的腳放開。

瓦西亞 （不願意地放開他的腳）祖母跟祖父。哼……

露蒂蜜娜 小貓，你愛我嗎？

瓦西亞 你愛我嗎？

露蒂蜜娜 我愛你，可是你呢？

瓦西亞 我也愛你。

露蒂蜜娜 很愛嗎？

瓦西亞 很愛。

露蒂蜜娜 很，很愛嗎？

瓦西亞 很，很愛。

露蒂蜜娜 很，很愛嗎？

瓦西亞 （有幾分惱怒地）很，很，很愛。

露蒂蜜娜 那麼你表示你怎樣很地愛我。這樣很嗎？（用她的手表示）

瓦西亞 這樣很。（表示要多一點兒）

露蒂蜜娜 可是我愛你這樣很。（用她的手表示比他更進一步）你怎樣很地愛我？

瓦西亞 （困難地制止着一個咆哮並且盡長度地伸開着他的手）是的，我愛你這樣的很。

露蒂蜜娜 不錯，那麼，親我的鼻尖兒。（他服從地親她）而且現在我要親你的鼻尖兒。

（她啄他並且羨慕地注視）小貓，你要喝一點兒熱牛奶嗎？你不要一點兒熱牛奶？

瓦西亞 我不要。

露蒂蜜娜 但是我以為你應當喝點兒，小貓兒。我要你喝點兒滋補的熱牛奶，給你的妻

子養成一個又肥又胖的小孩兒。

瓦西亞 我不要又肥又胖的，又肥又胖的！

露蒂蜜娜 你得了罷！你害臊不害臊！你會瘦得像一根籐條似的，瘦得像一根籐條似的。

請你喝一點兒滋補的熱牛奶罷。看我的份兒，小貓兒。

瓦西亞 咪……咪……咪……（否定地搖他的頭。露蒂蜜娜端着放在一個托盤上的牛奶，有

紙玫瑰放在它旁邊，並且引誘他去拿它。他的煩惱迅速地增加了。）咪……咪……咪……

露蒂蜜娜 小貓兒，喝掉它。

瓦西亞 我不要喝牛奶！

露蒂蜜娜 可是我要你喝掉它。

瓦西亞（銳利地）可是我不要喝。

露蒂蜜娜 可是我偏要你喝。

瓦西亞 總說一句——

露蒂蜜娜 總說一句——

瓦西亞 總說一句——不喝！

露蒂蜜娜 總說一句——要喝！

瓦西亞 總說一句——我不要喝它！

露蒂蜜娜 那麼你不愛我。

瓦西亞 (憤怒地) 我愛你。

露蒂蜜娜 總說一句——你不愛我。

瓦西亞 總說一句——我實在愛你。

露蒂蜜娜 人家不是這樣愛的。

瓦西亞 (咆哮着) 可是人家怎樣愛呢？

露蒂蜜娜 無論如何，他們不像這樣愛。

瓦西亞 (差不多叫起來) 那麼他們怎樣愛呢？喂，怎樣愛呢？

露蒂蜜娜 別對我嚷！我不是你的狗。你可別鬧脾氣。（決心利用逆境地）不錯，讓我們講和罷。親親我的小鼻尖兒，寶貝。你不要親嗎？很好！不錯，那麼我來親你的小鼻尖兒！小貓兒，對你的小小的小貓兒說「咪噢！」

瓦西亞 （惹起厭惡地吠出）咪噢！

露蒂蜜娜 （動氣）哦！

瓦西亞 我可以再來一個。（再吠出）咪噢！（暴怒）喂，你這小貓兒，我真要把你的小鼻尖兒咬掉！咪噢！喝點兒滋補的熱牛奶。我就不要喝牛奶！咪噢！我討厭得要命了！我不能再跟打理家庭的祖母以及升了級的工人的祖父一塊兒住了。咪噢！我受不住他們。我在腐敗起來了。可是這是誰的過錯？這是你的過錯。咪噢！

露蒂蜜娜 （吃驚）幹嗎怪我？

瓦西亞 這是誰的祖父？你的祖父！這是誰的祖母？你的祖母！

露蒂蜜娜 想想看！

瓦西亞（心亂地走）不許開口嗎？這些是誰的帷幕？你的帷幕？這是誰的牛奶？你的牛奶？

誰還淹死在這個小資產階級的泥沼裏？我快淹死了。我快淹死在這個泥沼裏了。

露蒂蜜娜 想想看他快淹死在資產階級的泥沼裏了！可是你沒有想到我也快淹死了嗎？以前什麼東西都答應我的是誰？哦，現在來反齒了。（譏諷地）說什麼「我們將來要共同建設一種新生活，親愛的露蒂蜜娜，我還會念書給你聽，親愛的露蒂蜜娜，我會帶你到不同的俱樂部去，親愛的露蒂蜜娜，你會成爲一個標準的模範的生活的伴侶，親愛的露蒂蜜娜，會成爲我的生活底對手。」說這個，還說別的事情，可是現在怎麼樣了？

瓦西亞 你請想想看！

露蒂蜜娜（輪到她發脾氣了）不許開口！我問你：你答應我的東西在那兒？什麼也沒有。把它忘了。（諷刺着他）「親愛的露蒂蜜娜，替小貓兒縫一個鈕扣。親愛的露蒂蜜娜，給小貓兒一點兒牛奶。小貓要再會了。咪噢！小貓兒要噠。咪噢！親親小貓兒的小鼻。

尖。咪噢……」你所知道的就是這麼的，關於教養和有用的事情，你一點也沒有告訴我。

瓦西亞 （從衣鉤上取下他的大衣）哦，這麼糟！

露蒂蜜娜 你到那兒去，小貓兒？

瓦西亞 （走着）我用不着得到你的允許。

露蒂蜜娜 小貓兒，喂，讓我們講和好了！小貓兒，親親我的小鼻尖！

瓦西亞 鬼去親你的鼻尖！讓你的祖父，那升了級的工人，去親你的倒霉的鼻尖！（他走出去，砰然地把門關起。）

（幕底其他的一半開了，現出着分劃線的右邊，全在異常的單純中。）

露蒂蜜娜 那麼，你覺得怎麼樣？他不喜歡我的祖父。（突然地哭泣）幹嗎我會這樣地不幸？（鑽在坐墊裏去，把被單扯出來蓋住她，所以她是完全地掩藏了並且只有一個偶然的嗚咽是被聽到。）

(一架墮地的腳踏車底徑碰聲從走廊裏傳來；阿伯拉姆和唐璜亞登場，挾着書。)

阿伯拉姆 這渾蛋的腳踏車！你瞧瞧，唐璜亞，瞧瞧這個洞多麼大。(指住他的褲子上的)

個裂口)不妨把它補一補是不妨事的。你手頭有針線沒有？

唐璜亞 沒有。

阿伯拉姆 模範的妻子！

唐璜亞 阿伯拉姆，我要求你，請別鬧這些資產階級的玩意兒。

阿伯拉姆 在丈夫把他的最後的一條褲子撕破了的時候，這叫做鬧資產階級的玩意

兒！這論調真漂亮。算了，我們來讀書，好嗎？

唐璜亞 讀好了。

阿伯拉姆 (指住書)我們來讀罷。

唐璜亞 阿伯拉姆，你不要吃點兒東西嗎？

阿伯拉姆 而你呢？

唐璠亞 我真想吃。

阿伯拉姆 你真想——我難道不真想嗎？哦，孩子！我的肚子在叫要吃臘腸了！昨兒我才

吃了一磅臘腸，現在我還想再要一點兒。真的，這是不能解釋的事實……（放棄地）

好罷，我們讀書。

唐璠亞 我們讀書。（她躺在桌子上，面朝下。用手肘支起她自己來傾聽。）

阿伯拉姆 我們讀書。（讀着）「第一講：序言。科學的意義。人類的社會。研究着人類底

歷史，我們看到人們怎樣在爲生存的競爭中，一步一步地，創造和完成他們的工具。

靠着工具，他們征服了自然，他們將他們的物質生存所必須的方法的量增加了並

且還把這方法的質改善了……」

唐璠亞（良心激動）阿伯拉姆，你想昨兒的臘腸一點也沒有剩下來嗎？

阿伯拉姆 這個念頭倒不錯。我去瞧一瞧。（摸到架子邊去）

唐璠亞 喂，有剩下來沒有？

阿伯拉姆 對啦，剩下一點兒。兩頁胡說八道的資產階級的浪漫小說。（把兩張包過臘腸

的書買給她看）我們把它吃掉罷，又有味，又衛生。（做一個怪臉）哦……

唐璜亞 你才是一個不中用的男人呢。

阿伯拉姆 凱次尼佐瓦，別鬧那些資產階級的玩意兒。

唐璜亞 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與這個有什麼相干。

阿伯拉姆 這好怪誰呢？你是說要怪我嗎？

唐璜亞 我們不要再往下說了。讀書我們在那兒停的（拿起書來並且找尋地方）

阿伯拉姆 我們想到要吃一頓飽的時候，我們就停下了……

唐璜亞（嚴厲地）阿伯拉姆，別忘記我們只能把這本書留到星期二爲止。讀！

阿伯拉姆 我不要讀。

唐璜亞 你做什麼，阿伯拉姆？讀！

阿伯拉姆 我可不要讀。

唐璜亞 可是我要你讀。

阿伯拉姆 總說一句——不讀！

唐璜亞 總說一句——要讀！

阿伯拉姆 總說一句——我不讀！

唐璜亞 那麼你不……噤……尊敬我，你也不……噤……愛我。這就是說，我們倆裏面
沒有工人們的團結性。

阿伯拉姆 有工人們的團結性。

唐璜亞 總說一句——沒有工人們的團結性。

阿伯拉姆 總說一句——有團結性。

唐璜亞 當到有團結性的時候，一個人就不會有這樣的行動。

阿伯拉姆 那麼他怎樣行動？

唐璜亞 無論如何，不是像這樣的。

阿伯拉姆 (殘酷地) 可是他怎樣對啦, 你說!

唐璜亞 阿伯拉姆, 別忘記正因為我是你的老婆, 所以才不是你的奴隸, 而是一個自由的女子, 你的生活的伴侶, 和在工作中的你的同志。

阿伯拉姆 咄——她以為她發現了美國似的!

唐璜亞 那麼算了罷, 我們撇開這個討論, 再來繼續讀書。(讀着)「歷史底經濟的時代。

關於人類底經濟的發展底一個充分的計劃, 我們還沒有達到意見底一致……」

阿伯拉姆 (嘆息着, 慘白。) 咳……我可以吃下一條牛去。

唐璜亞 什麼?

阿伯拉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唐璜亞 (繼續讀着)「不停地去分析從前的著作, 我們就立刻會轉到最近的一本書上頭去, 這就是那有名的德國的經濟學家, 卡爾·卜希底著作。」

阿伯拉姆 凱茨尼佐瓦……我討厭這個。我不再要卡爾·卜希。我要的是一大塊麵包

跟一大片肉，我要至少有六隻或是七隻雞蛋的一盤大火腿鷄蛋。我要鹹肉，我要牛油，我要牛奶，我要脂肪，我要維他命，我要黃瓜……唐璠亞，到底你是我的老婆，那麼讓我老老實實把它表示一下：我要塞滿我的肚皮。

唐璠亞 阿伯拉姆，別嚷。你對婚姻有一個陳舊的觀念。

阿伯拉姆 陳舊的觀念……她敢教給我政治學入門！

唐璠亞 噓……噓……鄰居們會怎樣想？

阿伯拉姆 鄰居們！難道這不是一個陳舊的觀念嗎？丈夫的最後的褲子給撕破了的時候，沒有人把它補起來，這不是一個陳舊的觀念嗎？

唐璠亞 原來這樣！她從桌子跳起，把他的雨衣掃下桌子，並且穿上它。（罵好了！）

阿伯拉姆 你到那兒去，凱茨尼佐瓦？（想擋住她的路）

唐璠亞 我沒有對你負報告一切我的行動的責任。（離開着）

阿伯拉姆 唐璠亞，親愛的唐璠亞，讓我們讀書來……

唐莉亞 讓我一個人好了。讓我自個兒安靜一下。（她走）

阿伯拉姆 （拾起一把手風琴，坐在桌子底邊緣上，當到獨自的時候，他自己輕微地伴奏着。）這是很顯然的，倒！事實總是事實。一個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陳舊的家庭的場面。可是主要的事情是，錯處在那兒呢？讓我們來把一切先決的條件考慮一下罷。有性格的相投嗎？有工人們的團結性嗎？有共同的政治的背景嗎？有。雖然這一切都有，可是這兒還有點兒可怕的誤解。加之，我餓得厲害極了。（他嗅空氣）哦，瓦西亞那邊真是香得非凡。姆，姆……（他嗅，和誘惑掙扎。）炒肉片兒，我想說得上是炒肉片兒。但是不——讓我們瞧瞧——我差不多敢說這味兒更像洋蔥火腿蛋。（踟躕地敲分屋的門，而且軟弱地，差不多用一個低語說。）我可以進來嗎？沒有人在那裏……（嗅）真地，這是一股陳舊的味道。也許這是不道德的嗎？（點腳走進瓦西亞的房間底一半並且沒有看到露蒂縮在更遠的基角裏）哦，這才是生活！多豐富的生活！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呢？我想這是炒肉片兒……或者這不是……我不知道這對不對

只要吃一吃就明白了。(他咬一塊炒肉片並且罪過地吞它,把手風琴放在露蒂蜜娜的桌上,然後登上一把椅子去搜尋碗碟廚底上層。突然地,盤子和碗盞砰礮地掉下了,麵粉撒在他的身上。)哇!

露蒂蜜娜 (爲碎礮聲所驚醒,鎖定她自己,起初害怕,但是後來忍不住銳聲地笑了。)哦,你弄得這樣一付樣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再也忍不住了!

阿伯拉姆 (抖掉麵粉,並且很害羞地。)原諒我,但是一個大大的誤會已經發生了。

露蒂蜜娜 誤會哦,我忍不住了!且瞧一瞧他!上帝處罰你了!

阿伯拉姆 上帝是一個純粹的陳舊的觀念。

露蒂蜜娜 爬到別人家的架子上去。那不是陳……陳……不論你叫它做什麼哦,我簡直說不出它!

阿伯拉姆 (繼續站在椅子上,在他的麵粉下感到悲傷。)到底,什麼是私有財產?

露蒂蜜娜 你這可憐的孩子,請你到鏡子裏去看你自個吧。哦,我忍不住……忍不住

住……你真真是太有趣了！（觀察他）可憐的孩子餓了，他的彈腳管還給撕破了。我倒要知道知道你的老婆給你做的是什麼。

阿伯拉姆 我很抱歉說，我的老婆專門在研究普洛尼可夫著的「社會的組織底歷史」。
露蒂蜜娜 哦，我的可憐的小阿伯拉姆。你是怎樣一個不幸的人幹嗎你還像一座石像似地站在椅子上？下來罷，我會打理你。

阿伯拉姆 （歡欣起來）哦，凱茨尼佐瓦，你聽見嗎？非黨的同志們要來體貼你的丈夫了！

露蒂蜜娜 靜靜地站住，傻瓜。

阿伯拉姆 怎麼辦？

露蒂蜜娜 我預備把你的彈腳管縫起來。

阿伯拉姆 我總遵命就是了。（他用一個可嘲笑的禮節鞠躬）

露蒂蜜娜 （縫着）靜靜地站住，你這傻瓜。現在對啦。像這樣。這兒是一個洞。好像狗把

它拉破了似地。

阿伯拉姆 就那部陳舊的腳踏車給拉破的，見它的鬼！

露蒂蜜娜 噲，噲！不要轉身，不然我會刺到你的。我很認真地跟你縫。像這樣，像這樣！

阿伯拉姆 掛在那兒的那張照片是誰？

露蒂蜜娜 那是我的祖母，一個打理家庭的主婦。

阿伯拉姆 真是一位可敬愛的老太太；還有這位是誰？

露蒂蜜娜 我的祖父。

阿伯拉姆 也是一位挺嶄的老先生。

露蒂蜜娜 一個升了級的工人，一個勞動英雄。

阿伯拉姆 誰想得到呢？這樣的年青就已經是一個勞動英雄了！有這樣一個可愛的祖

母跟這樣一個了不起的祖父，真是難得極了。

露蒂蜜娜 你現在在哄騙我。

阿伯拉姆 在我正預備去擁抱你的兩位光耀的祖先的時候，我怎麼會哄騙你呢？（他

一動，便爲針所刺痛。）哎喲！

露蒂蜜娜 我告訴過你靜靜地站住。好囉，你給刺着了。現在你可願意靜靜地站住嗎？

（她咬線）好了！

阿伯拉姆 先頭有一個洞——現在沒有洞。真了不起！驚人之致！科學和手藝底神奇！

露蒂蜜娜 那麼……

阿伯拉姆 那麼……

露蒂蜜娜 那麼！

阿伯拉姆 那麼，什麼？

露蒂蜜娜 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

阿伯拉姆 我怎麼知道？

露蒂蜜娜 倒是誰該知道？你不知道你現在應該謝謝我嗎？

阿伯拉姆 對啦，我是很感激的。

露蒂蜜娜 就這樣感謝一位太太嗎？這不是感謝的方法。你是一位漂亮的紳士呀。

阿伯拉姆 也許你要我說「多謝您。」那麼，好罷。我就說「多謝您」罷。

露蒂蜜娜 哦，不對。不是這麼一回事。（伸出她的手）怎麼樣？

阿伯拉姆 什麼怎麼樣？

露蒂蜜娜 你得親一親我的手。你明白嗎？

阿伯拉姆 親一親……你的手！

露蒂蜜娜 喂，你做什麼？趕快呀！

阿伯拉姆 （親她的手，昏迷地。）噢！

（他跑到房間底他的一邊去並且開始瘋狂地讀他的書。）

露蒂蜜娜 （笑着）我再也忍不住了。哦，我真笑死了！他真是一個怪有趣的人兒！幹嗎

你跑開，阿伯拉姆？！（她追隨他）還有另外的一隻手。你還得把另外的一隻手親一

親！

阿伯拉姆

等一回兒，等一等！（他很快地翻着一本書）

露蒂蜜娜

你在找什麼？

阿伯拉姆

我在找論共產主義的倫理學的書。等一等，亂子可鬧大了。我的「共產主義

的倫理學」給人偷走了。

露蒂蜜娜

那麼，這有什麼要緊？

阿伯拉姆

對於全蘇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個團員去親一個非黨同志的手，誰現在會

告訴我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呢？

露蒂蜜娜

一個非黨同志！你才是一個有趣的人來親一親我的手罷。

阿伯拉姆

你想這是道德的嗎？

露蒂蜜娜

不用管——親它好了！親它好了！

阿伯拉姆

但是也許這是不道德的！

露蒂蜜娜 不要這樣胡說，真地。如果兩隻小手縫你的褲子是道德的，那麼幹嗎你親這

兩隻小手是不道德的呢？喂，來，親這隻手。

阿伯拉姆 (紛亂) 這是道德的嗎？什麼？這是不道德的嗎？是不是什麼？

露蒂蜜娜 親它好了！

阿伯拉姆 (親吻) 也許這是道德的罷？

露蒂蜜娜 現在這一隻。(阿伯拉姆親它) 現在再這隻……這隻……

阿伯拉姆 現在再這隻嗎？對嗎？(以遞增的熱情親吻它)

露蒂蜜娜 夠了。別親了！停住！(她笑並且把她的手拉開) 這樣行了！

阿伯拉姆 完全是道德的。

露蒂蜜娜 我也這樣想！哦，我的寶貝！哦，我的可憐的孩子！沒有人照呼他。哦，他多單瘦……

……瘦得像一條竹竿似的。他得喝牛奶。你要喝一點兒滋補的熱牛奶嗎？

阿伯拉姆 行行！還要麵包！

（露蒂蜜娜匆忙地端有牛奶和紙花在上面的茶盤，把它們放到她的房裏的桌上，並且請他入席。阿伯拉姆不客氣地只埋頭吃。）

露蒂蜜娜 喝呀，阿伯拉姆。喝滋補的熱牛奶呀，寶貝阿伯拉姆。（她倒牛奶）我怕這牛奶有點兒冷了……

阿伯拉姆 （滿嘴地）是好，露蒂蜜娜，是妙！

露蒂蜜娜 你不要吃一盤味兒挺好的洋蔥火腿蛋，小貓兒？（她去拿它）

阿伯拉姆 我可以吃嗎？

露蒂蜜娜 （捧着洋蔥火腿蛋，看住盤。）你已經試過了嗎，有沒有？

阿伯拉姆 （嚼嚼，窘促。）啾——啾……

露蒂蜜娜 這才是一個伶俐的孩子。吃罷，寶貝，把身體吃回原。你就會胖起來……

阿伯拉姆 我總遵命就是了。

露蒂蜜娜 吃飽。我要叫你做我的小胖子。

阿伯拉姆 (滿嘴) 我變得胖胖的是不妨事的。我不明白今兒幹嗎我的胃口這麼好。

露蒂蜜娜 哦，那好極了，阿伯拉姆。別害臊。對啦，你知道整晚我都夢見你嗎？(吃吃地笑)

這是怪有趣的。我夢到你跟我在鐵軌上溜冰，並且環繞我們的是這樣的一個可怕的
黑夜。可——怕，可——怕！突然地，在我們後面的鐵軌上，打汽爐跑起來了。像一輛

有兩眼頭燈的火車頭似的……督，督，督！跟住我們跑——嗚——嗚——嗚……

阿伯拉姆 叫得就像運輸局裏出了岔子似的。

露蒂蜜娜 (更熱烈) 並且突然地，你知道你做了什麼？你抱住了我！

阿伯拉姆 你別說！

露蒂蜜娜 我可當天賭咒然後我也突然地抱住了你。(自然地他們彼此擁抱起來，幾乎不

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而且突然地我倆一塊兒……(他們接吻)

阿伯拉姆 哦——嘴！

露蒂蜜娜 是的！突然地我們醒了……我意思是說我醒了。

阿伯拉姆 可是我醒了沒有？

露蒂蜜娜 你……也……醒了。

阿伯拉姆 (記起他的良心) 這才是些莫明其妙的玩意兒。還親嘴呢。

露蒂蜜娜 親嘴怎麼樣？

阿伯拉姆 親我的同志的老婆的嘴……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露蒂蜜娜 這不過是在一個夢裏頭。

阿伯拉姆 哦，在一個夢裏頭嗎？

露蒂蜜娜 在一個夢裏頭。

阿伯拉姆 對啦，如果這是在一個夢裏頭的話，那麼，我想與其說是不道德的，不如說是

道德的。(停頓)

露蒂蜜娜 (嘆氣) 阿伯拉姆，我對上帝起誓我受良心的責備。我得承認我不知道道

德的和不道德的是什麼意思。

阿伯拉姆 她不知道道德是什麼意思！那麼，我要知道你的最受尊敬的丈夫瓦西亞關

於這件事情是怎麼辦的！應當當心你的發展，這是他的責任。

露蒂蜜娜 他只當心我應當對他的愛情。

阿伯拉姆 這才是一個無賴！

露蒂蜜娜 就沒有人當心我，也就沒有人使我發展。（她哭泣）沒有人讀書給我聽，也

沒有人帶我到動物園去！

阿伯拉姆 可憐，可憐的小姑娘！幹嗎你不告訴我，現在我來當心你，我來發展你，我會

讀書給你聽，我還會帶你到動物園去。（他跑去帶一本書來）只請你別哭。一個女人

哭的時候，這不免有點兒太陳舊了。喂，讓我們讀。在最先讀的時候，我們可以從最簡

單的東西讀起。（他讀）「光底電磁學的原理。我們生存在一個變化無窮的時代裏，

在生活底一切的狀態中，這變化帶有革命的激動底特性。為我們的時代寫歷史的

將來的歷史家負有解釋那個內在的關係的責任，這內在的關係把我們正在經驗

着的所有社會和政治的變化以及一切深刻的分化併成一個歷史的法則……」

你在跟住我讀嗎？

露蒂蜜娜 哦，是的，有不明白的地方嗎？很簡單。

阿伯拉姆 「一切深刻的分化是創造新形式的，新……的主因……」

露蒂蜜娜 阿伯拉姆，你真帶我到動物園去嗎？

阿伯拉姆 我總違命就是了。你有錢嗎？

露蒂蜜娜 你才是一個窮紳士呢！當然我有。

阿伯拉姆 那麼，幹嗎遲疑不決呢？

露蒂蜜娜 可是瓦西亞？瓦西亞會怎樣想？

阿伯拉姆 可是唐璜？唐璜會怎樣說？

露蒂蜜娜 呀哈！但是這真有趣！幫我穿大衣。做得像一個紳士好，我們走罷。（她領路向走

鄭裏去）

阿伯拉姆 就來，露蒂蜜娜，就來。（他隨意拿瓦西亞的領帶，繡好它，並且吐口水於巴掌上，把頭髮塗平。）這就來！這就來！打一根骯髒的小領帶，甚至是瓦西亞的，這是不妨事的。這

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到底一條領帶算得了什麼？道德又算什麼？道德是陳腐的觀念，無論如何。（露蒂蜜娜的聲音：阿伯拉姆！）這就來！我正要撲一點兒粉。你有牙粉嗎？讓

我擦一點兒牙粉。這就來，這就來，像這樣。（對鏡自照）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我該說這是道德的！我來了！（他跑到房間底他的那邊去，並且正要披上他的圍巾，穿上大衣，和戴上帽子，那時他注意到唐璜的紅頭巾。）可憐的唐璜，我不能這麼辦。

露蒂蜜娜 （回來）趕快！阿伯拉姆，趕快！

阿伯拉姆 我不能去，露蒂蜜娜。唐璜亞會怎樣想？這會叫她傷心！

露蒂蜜娜 但是到動物園去會使我發展。別忘記你得教育非黨同志。

阿伯拉姆 在這樣的情形下。這是道德的。

（露蒂蜜娜出去，阿伯拉姆，戴上他的帽子，穿上他的大衣，並且跟住她，但是在門邊撞倒正在進

來的唐璜。

唐璜 阿伯拉姆，這是什麼意思？

阿伯拉姆 這是對小資產階級和富農的一個讓步。回頭見！

唐璜 你到那兒去，阿伯拉姆？

阿伯拉姆 (驕傲地) 我沒有對你負報告一切我的行動的責任。

唐璜 阿伯拉姆！

阿伯拉姆 讓我去！讓我自個兒安靜一下。(他跑出去)

唐璜 原來是這麼的很好。(在桌上躺下來而且高聲地讀)「馬克斯主義的現代的

形式，辯證法的唯物論……」(她遮住嗚咽並且繼續讀)「這是一種無價的武器，運

用這種武器去保證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於資產階級的政客的不可計量的優勢。」

(她的聲音變得滿是抑制的嗚咽聲)「資產階級的政客爲目前底必須所限制，爲粗

陋的實際主義……實際……主義……」(她的頭沉落於書上並且她在憤地嗚咽了)

瓦西亞 (迅速地走進房間底他的一邊去，決定地朝他前面直望，停在桌子旁邊並且開始演說；

他不看他把露蒂蜜娜丟在那兒的基角。) 露蒂蜜娜，我有點兒要緊的事情告訴你，再繼續下去是不成的。露蒂蜜娜 (他環着並且他沒有看到她) 你在家嗎，露蒂蜜娜？她的外套不見了她的人也不見了！這更好。(看祖母和祖父底照片) 祖父，一個升了級的工人又是勞動英雄。祖母，打理家庭的主婦！味噢！夠受了！再繼續下去是不成的！她的倒霉的領帶……(硬勁撕開它) 滾領帶的蛋！(弄亂他的頭髮) 滾光滑的頭髮的蛋！(聽到唐璜的嗚咽) 凱茨尼佐瓦，你在家嗎？

唐璜亞 (舉起她的頭) 瓦西亞嗎？等一回兒。(她從桌子上下來，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整理她的頭髮，包上紅色的頭巾，揩一揩她的面孔，並且假裝對一本書出神。)

瓦西亞 我可以進來嗎？

唐璜亞 喂，請等一等。(她自己整理完結) 行，進來。

瓦西亞 (走進她的住宅) 阿伯拉姆不在家嗎？你一個人嗎？

唐璜亞 一個人

瓦西亞 那好。我得對你說點兒正經話。（略停）唐璜亞……

唐璜亞 怎麼樣？

瓦西亞 （窺看她）什麼事，唐璜亞你剛才哭過了。

唐璜亞 胡說。

瓦西亞 唐璜亞……

唐璜亞 怎麼樣？

瓦西亞 你今兒吃過了東西沒有？你要喝點兒牛奶嗎？（唐璜亞否定地搖她的頭）凱茨

尼佐瓦，請你給我一個面子，喝點兒牛奶罷。

唐璜亞 謝謝，我不要喝……牛奶。

瓦西亞 凱茨尼佐瓦，你不害臊嗎？幹嗎來這些個資產階級的虛套呢？我很知道你從早

晨以來，就沒有吃過什麼東西。（他去拿牛奶）有一整壺的牛奶。（他驚訝地注視壺是

空的！空的！誰把它祇光了，我不懂。親愛的唐琺亞，剛巧沒有牛奶。但是等一等，我這就給你拿幾塊炸肉片來。我們有半打炸肉片兒。（他在盤裏沒有找到炸肉片）哼哼
 哼……沒有剩下了……不見了……很，很奇怪……（從桌子上拿起阿伯拉姆的手風琴來）我現在才猜出這是誰幹的玩意兒了。是了，不錯呀呀，有點臘腸剩下來，還有半塊麵包。（他把它拿給她）請吃點兒這個臘腸。

唐琺亞 （吃着）謝謝你，瓦西亞。

瓦西亞 不錯；這才是一個好姑娘。（一個簡單的停頓；熱誠地注視她。）唐琺亞……

唐琺亞 （滿嘴）怎麼樣？

瓦西亞 唐琺亞，再繼續下去是不成的。唐琺亞，瞧瞧我！

唐琺亞 幹嗎我該瞧你？

瓦西亞 瞧一瞧我，一直瞧一瞧我的眼睛。

唐琺亞 是了……（看住他的眼睛）

瓦西亞 你愛阿伯拉姆？

唐琺亞 這不關你的事情。

瓦西亞 是的，關的！你愛他還是不愛？老實告訴我。

唐琺亞 我不明白幹嗎你這樣觀念式地發問題。我愛他，或是不愛他。我不知道。你把這問題提出得不正確。

瓦西亞 唐琺亞，對我這是很重要的。你愛他還是不愛他？

唐琺亞 那麼好罷，真地我不懂得你。我很尊重阿伯拉姆……阿伯拉姆也尊重我……

阿伯拉姆和我有工人們的團結性……興趣底相投……一個共同的政治的背景。我覺得這夠使人們在一塊同居了。

瓦西亞 不要說！不要再說一句話！你不愛他！老實講，你不愛他（快活地）你不愛他，你不愛凱茨尼佐瓦，幹嗎你變得這樣的臉紅呀！哈唐琺亞！沒有你，我不能再活下去，你明白嗎？

唐璠亞 你發傻！

瓦西亞 對了，我發傻！我爲你發傻，我應該煩惱唐璠亞，親愛的唐璠亞，你愛我？你愛（他

擁抱她）

唐璠亞 鬆手罷！喂（掙扎）

瓦西亞 你愛我。憑上帝說，你愛我！我可以從你的眼睛裏看出來。呀哈！現在一切的東西都會不同了。我們都會快活。我們會在一塊讀書，一塊兒做工，一塊兒戀愛，一同過一個美滿的日子。

唐璠亞 你發傻！

瓦西亞 哈呀！

唐璠亞（嚴厲地）別鬧瓦西亞。別鬧！坐下來！讓我們客觀地平靜地把這個新局面討論一下。很好，讓我們假定你應當離開蒂蜜娜同志，我應當離開阿伯拉姆同志，並且再假定你跟我應當到一塊兒來，以……嚶……做根據……（不決定地）從共產

黨的家庭的道德底觀點看起來，這是正當的事情不是呢？

瓦西亞 絕對地正當。

唐珊亞 絕對地錯誤。今兒我跟一個男子登記。明兒我跟他離婚。後兒我再跟另外一個男子去登記！我們把一個怎樣的榜樣放在我們的其他的黨同志面前，放在黨外的最活動的份子跟貧農面前呢？

瓦西亞 （強烈地擁抱她）也許貧農就不會注意到這件事情上面去！

唐珊亞 （一會兒回復過來）這是純粹的和簡單的機會主義。

瓦西亞 有什麼分別？

唐珊亞 （脫開她自己）還有，我們沒有權利把我們的個人的利益，以及我們的幸福建築在其他的黨的和非黨的同志底不幸上。我正想起露蒂蜜娜和阿伯拉姆兩位同志。關於露蒂蜜娜同志，我知道得不太清楚，但是至於阿伯拉姆同志，他的生活會為這個粉碎的。

瓦西亞 (嗚咽着) 就露蒂蜜娜的生活也會粉碎的。

唐璐亞 如果我一定要用老套的傷感的濫調說起來的話，阿伯拉姆同志是在瘋狂地戀愛我。他不會活下去的。

瓦西亞 露蒂蜜娜也不會活下去的。她像一隻小貓似地戀愛我。這是一個確切的事實。

整天她把她的祖母和祖父的故事告訴我，並且強迫我去舐牛奶。

唐璐亞 所以難怪你！

瓦西亞 那麼怎麼辦？唐璐亞……

唐璐亞 爲了謀一般社會的利益，我們非放棄我們的個人的利益不可。

瓦西亞 多不痛快！

唐璐亞 做一個男子漢，瓦西亞，做一個男子漢！你瞧，在我是同樣的困難。讓我們做朋友罷。握手爲憑。(她遞出她的手，瓦西亞緊握住它並且不放。)

瓦西亞 多不痛快……就在今晚晚上，我夢見了你。你和我在收拾桌子在我們的週圍

碟子全掉下來摔破了，在我們的週圍，夜是這樣的黑暗……風嗚嗚地叫……而且盤子全掉下來摔破了……嗚嗚嗚……

唐瓏亞 在意識上說，夢是不正確的。

瓦西亞 突然地你擁抱了我！

唐瓏亞 你說什麼？

瓦西亞 我可以當天賭咒！然後突然地我擁抱你（自然他們擁抱起來）突然地我們兩

個人一塊兒……親愛的唐瓏亞……（他們接吻）

唐瓏亞 別鬧……別……我的寶貝似的小貓兒……我們在幹什麼？

瓦西亞 突然地再一次……（他們再接吻）

（在長久的擁抱中，黨的組織者弗萊佛斯同志上場。）

弗萊佛斯 親嘴，我的孩子們，親嘴！

唐瓏亞 哦！

瓦西亞 哦！

唐璜亞 弗萊佛斯同志！

瓦西亞 弗萊佛斯！

弗萊佛斯 不錯。親下去，別管我。這對於革命是毫不妨事的。

瓦西亞 (煩惱得僵了) 這真糟透了。

唐璜亞 弗萊佛斯同志，魔鬼知道你所想的……老實說，這是一個純粹的誤會。

弗萊佛斯 噤嘴！瓦西亞，你覺得怎麼樣？她把蘇維埃的一件婚姻叫做一個純粹的誤會。

你做一個丈夫，你不抗議嗎？

唐璜亞 相信我：他……我……

弗萊佛斯 不，我的孩子們，別開玩笑。但是告訴我，你們怎麼會這樣快就結婚？就像突擊

隊底做法。我們的有名的大衆詩人愛米蓮同志，事先沒有通知，跑來趕快就說，「同

志們，這是最近的消息！瓦西亞結婚了；阿伯拉姆結婚了；他們團團地坐着喝茶吃麵

包；總之，完全的墮落。」後來！我們叫起來。誰結婚了？他們什麼時候結婚的？他們同誰結婚？爲什麼他們結婚？但是你以爲你能從這隻小猴兒精的口裏聽到什麼話嗎？他只是說，「我一定要跑去起草一個正當的組織的方案，籌備一個小慶祝會，並且把一夥人叫到一塊兒，」這就是了。我就沒有再看到他。所以你們這些小夥子們最好還是準備客人們來。動手罷！預備茶，點着打汽爐。

唐琳亞 打汽爐！（倒在一張椅子上，煩惱得精疲力倦了。）

弗萊佛斯 現在，小夥子們，說正經話，我恭喜你們！一塊兒快活地生活，我的孩子們。別吵架，一塊兒工作！但是，你知道，最使我吃驚的是我們的小阿伯拉姆。誰想得到呢？阿伯拉姆結婚了。噹噹！這就是我們的桂冠詩人蒂米恩茲德力的材料。對啦，阿伯拉姆在那兒？

唐琳亞 是的，真地，阿伯拉姆在那兒？

瓦西亞 阿伯拉姆，你可以隨便說……在那兒。

唐璣亞 散步去了，和他的老婆。

瓦西亞 你知道，天氣真好……在下雪呢……

唐璣亞 是的，在下雪……妙極了……我想他們馬上就會回來。

弗萊佛斯 阿伯拉姆跟誰結婚？

瓦西亞 是的，真地，他跟誰結婚？這就是說，那個姑娘，凱次尼佐瓦，阿伯拉姆跟誰結婚？

唐璣亞 阿伯拉姆……他跟……哦，跟露蒂蜜娜同志結婚！

瓦西亞 露蒂蜜娜那是一個好姑娘，那是，我意思是說……確實地，那是，露蒂蜜娜同志。

你知道，當你整個兒看她的時候，她並不壞……

唐璣亞 我想她沒有什麼好。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姑娘，有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噢呼，但是也許最好是不討論這件事情。

弗萊佛斯 好了，好了，我的孩子們，把你的地理給我看。顯顯你們的專門的學識。總之，你

們住在那兒？

瓦西亞 哦，總之，就在這兒……像這樣，你知道……

弗萊佛斯 阿伯拉姆和他的家眷呢？

唐璜亞 阿伯拉姆，他……也住在這兒……總之……

瓦西亞 這兒就在這兒……像這樣……對過。

弗萊佛斯 呀哈……哼哼……很好，很好……（他走進其他的一半並且他們謙讓地跟

住他）這個人是誰（他指住祖母底照片）

唐璜亞 這個人嗎？不過是……一個智識階級的老太太。

瓦西亞 那是祖母。

弗萊佛斯 誰的祖母？

瓦西亞 她的祖母……一個管家的……而且那是祖父……我的祖父……一個升了

級的工人……一個勞動英雄。

弗萊佛斯 你們做得很好，小夥子們。還有這些東西，可以說是你們的技術的附屬品。

(他察看碗碟廚和打汽爐) 哦!這是一隻很好的打汽爐。瞧一瞧這些茶壺罷?什麼，四等杯子和一面鏡子好，好，小夥子們在鬧起來了。

唐琳亞 (對瓦西亞傳白，當弗萊佛斯忙着察看家用品的時候。) 瓦西亞，怎麼樣!

瓦西亞 完全一團糟!完全不成話! (兩人走近榻去，他們在那兒坐下而且低語。)

唐琳亞 多坍台!多丟臉!我不能繼續扮演這齣卑下的小資產階級的滑稽戲了。我們不值得撒這個謊的，我們得要把它連根拔出來!

瓦西亞 你要怎麼辦?

唐琳亞 我要馬上告訴弗萊佛斯這是一樁笑話。

瓦西亞 唐琳亞，你發瘋了嗎?哦，他看見我們親嘴的。

唐琳亞 那有什麼關係……

瓦西亞 凱茨尼佐瓦!

(青年團的男女團員們登場，他們有十二個，精神煥發，背着醜陋的包裹。)

第一個男團員 嘴！弗萊佛斯已經早到了。喂，弗萊佛斯。

第二個男團員 在犯罪的場面裏，他老是先到的。

第一個女團員 所以我叫他做一個真的組織者，一個真的組織者。

第二個女團員 他幾乎不像是一個人了。他像一部救護車似地一直就開到了那出事的地點。

弗萊佛斯 不錯。我老是一叫就到，決不延遲。

第一個男團員 那麼現在，讓我們看看，誰是這個馬馬糊糊的戀愛底主要的犧牲者？讓

我們看一看你們！

第一個女團員 瓦西亞！你們看一看他。嘴！這事兒幹得不錯。

第二個男團員 唐珊亞！倒底堅持不了，還是給熱情燃燒起來。

第一個男團員 同志們，讓我們組織起來。不要太突然了。立正！一，二，三……

每個團員 （合唱） 紅色的新婚的夫婦萬歲！（他們強迫他們再三地親嘴）

瓦西亞 (傍白) 這才弄得難堪哪——難堪!

唐莉亞 (傍白) 我受不了這個恥辱!

第二個男團員 阿伯拉姆跟他的老婆在那兒，我沒有看見阿伯拉姆在這兒。

弗萊佛斯 阿伯拉姆就要到這兒來了。

第一個男團員 我沒有看見什麼茶，也沒有看見什麼吃的東西。這真糟糕透了。

第一個女團員 喂，現在，你們這一家子人，把你們的經濟的狀況表明一下罷。

第二個女團員 是的，是的。喝點兒茶是不妨事的。凱茨尼佐瓦，爲什麼你不說話？你把客

人們請到這兒來，可是你什麼都不管。

第二個男團員 這才是莫明其妙。我們要喝茶。同志們，讓我們抗議。

第一個男團員 立正！一，二，三……

全體 (合唱) 我們……要求……茶……我們……要求……吃的!

第二個女團員 真地，我覺得這沒有禮貌。愛米蓮同志答應了我們的快樂在那兒？

弗萊佛斯 現在，小夥子們，別吵別鬧罷。別打擾這一對小鴛鴦，什麼東西慢慢兒都會有的。

第一個女團員 瞧瞧他們把這個房間分得多聰明！

第二個男團員 喂，你們怎麼樣想！

第一個男團員 來，同志們。打倒小資產階級的障礙，否則我們沒有地方鬧酒。來，打倒它！

（他們暴亂地推開碗碟廚和其餘的假牆。）

聲音 這兒！這兒！這兒！把這幅隔板拖開！像這樣。現在地方更多了。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突然地唱起伏爾加船夫曲，當他們清理房間底中部時。）

唐琳亞 瓦西亞……怎麼樣？阿伯拉姆會怎麼樣想？

瓦西亞 阿伯拉姆！露蒂蜜娜會怎麼樣想？

唐琳亞 這真可怕……他決不會活下去的。

瓦西亞 她也決不會活下去的。

唐琳亞 怎麼辦？

弗萊佛斯 孩子們，立正！阿伯拉姆跟他的老婆來了。

瓦西亞 (嘆氣) 完了。喪禮。黑暗。完全一團糟。

第一個男團員 藏起來，小夥子們！

聲音 藏起來！藏起來！幹嗎你站在那兒？就藏到這兒書後面去罷！關掉電燈！

(有人熄滅燈，房間是完全的黑暗了。)

第二個女團員 瓦西亞，你趕快就在這兒藏起來罷。

弗萊佛斯 大家都不要說話！想想阿伯拉姆做丈夫的樣子！

唐琳亞 同志們，這完全是一個錯誤。我們……

第一個男團員 噓！別說話！別做聲！

(翠蒂蜜娜的笑聲從走廊裏傳出來。她笑着跑，阿伯拉姆跟住她。他們走到前面來，爲觀衆所看見。)

露蒂蜜娜 小貓兒，親我的小鼻尖兒。

唐珂亞 (低語) 毒蛇！

阿伯拉姆 也許這是道德的？(他親吻她) 也許這是不道德的。(再親吻她)

瓦西亞 (低語) 這可恨的反賊！他還打我的領帶！

露蒂蜜娜 小貓兒，說「咪噢！」

弗萊佛斯 (低語) 請看一看！小阿伯拉姆變成了一隻小貓兒！

露蒂蜜娜 喂，你說「咪噢」好嗎？

阿伯拉姆 (甜蜜地) 咪噢！

瓦西亞 (憤怒地，高聲地吠出) 咪噢！(大家跳起)

大家 (合唱) 咪噢！咪噢！咪噢！

(燈光從新明亮起來。)

露蒂蜜娜 哦，瓦西亞！

阿伯拉姆 哦，凱茨尼佐瓦！亂子鬧大了！我像是一條出水的魚似的。

大家 （合唱）紅色的……新婚的夫婦……萬歲！

唐璜亞 （倒地自己於瓦西亞的懷裏）我再也受不了。帶我離開這兒。

阿伯拉姆 露蒂蜜娜，拉住我。我想我要昏倒了。（他倒在她的懷裏）

弗萊佛斯 一直親下去，小夥子們，一直親下去。這對於革命是不妨事的。

（一部腳踏車轟然地倒地，然後詩人愛米蓮跛步而入。）

愛米蓮 （先把一隻腳，然後把另一隻腳放到桌上去並且按摩他的受傷的脛骨。）滾你跟你

的資產階級的腳踏車的蛋！我的褲子也差不多撕破了，我的腳脛骨撞傷了還不算。

弗萊佛斯 愛米蓮！我們就等你一個人來完成我們的慶祝。

愛米蓮 喂，小夥子們。（突然地噤不成聲，望着阿伯拉姆在露蒂蜜娜的懷裏和唐璜亞在瓦西

亞的懷裏。）噫！我在這兒看到什麼瓦西亞和唐璜亞！阿伯拉姆和露蒂蜜娜！可驚得

很可怕得很！聽一首卽興詩罷：

這樣結婚真不好，

七顛八倒實胡鬧，

究竟誰跟誰結婚，

完全無人能知道。

弗萊佛斯 你爲什麼嘖嘖咕咕？好像是十分明白誰跟誰結婚。阿伯拉姆跟露蒂蜜娜結婚，瓦西亞跟唐璜亞結婚。哦，你自個兒是頭一個把這件事告訴我們的人。什麼事？你喝醉了？

愛米達 沒有，孩子們。喂，也許有人喝醉了，可是不是我，聞一聞我！（吹他的氣到一個團員的臉上，這團員否定地搖他的頭。）我沒有喝醉。我是十分地清醒，但是我一定要說我會經親眼看見過誰跟誰結婚。

瓦西亞 （以一個失望的低語）噓！不要響！

阿伯拉姆 （也低語着，以目示意對他。）不要響！這是不道德的。

弗萊佛斯 同志們，你們知道他？這是瘋人院裏的兩對婚姻。

愛米蓮 你自個兒才是關在瘋人院裏的人。謝謝上帝，我算還有頭腦，我算還有記性，寫起詩來，誰也比不上我。你知道我的最近的「伊致瓦斯啓喀」聽着：

噯，都會把我咬成了碎片……

弗萊佛斯 別念了罷，天才！我真討厭你的「伊致瓦斯啓喀」。我不能再聽它了。

愛米蓮 至於這兩對多情的鴛鴦……（他指這兩對人兒，他們無可奈何地對他示意。）呀，

你們忘了！至於他們，我曾經親眼看見瓦西亞同露蒂蜜娜結婚，可是現在，他們在欺騙着你們。

阿伯拉姆 的確，的確，當然，這是一個事實。當然我們是在欺騙着你們。不錯，露蒂蜜娜，不是？

瓦西亞（不自然地笑着）哦，當然，我們不過是鬧着玩兒，哈哈！你們以為怎麼樣？嘻嘻，哦，當然，弗萊佛斯，凱次尼佐瓦，和我不是對你們大大地開了一個玩笑嗎？唐琺亞，你來

幫助幫助我！你怎麼說呢？

唐璐亞 同志們，這完全是一個笑話。露蒂蜜娜同志也會把這個證實的。

露蒂蜜娜 哦，你們是多麼有趣！哦，你們連一個笑話也不懂。吓！（不願意地拖住瓦西亞的

袖子）這個是我的合法的，正式登記了的丈夫。就是叫我們把婚姻登記所的婚書給你們看也可以。

阿伯拉姆 （不願意地走近唐璐亞去）這個是我的終身……終身伴侶底合法的正式登記了的同志。嚶，什麼，凱茨尼佐瓦有工人們的團結性嗎？有相同的趣味嗎？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背景嗎？有。

唐璐亞 （憂愁地）有。

阿伯拉姆 那麼什麼事？

愛米蓮 噓！噓！四行聽着。卽興地……

你們全被看作愚蠢的綿羊，

只除了詩人愛米蓮，

因為愛米蓮是比你們大家更強，

他不是……嘍……

無論如何，他不是……不是一隻愚蠢的綿羊。

第一個女團員 天才做這樣的詩，簡直壞極了！

愛米蓮 那麼，笨伯，幹嗎你不來一首好一點兒的呢？

弗萊佛斯 喂，你知道什麼！哦，你當然弄得我們摔跤了。但是最使我驚訝的是我們的唐

珊亞。誰會想到這樣一個思想嚴正的姑娘，有這樣一個精美的政治的成績，會來開

這樣愚蠢的玩笑！喂，你們怎麼說，小夥子們？凱茨尼佐瓦，妙極了。我真爲你高興。你不

能老是扳起臉孔。有時候也得要快樂一下。這對不對？

第一個男團員 對啦，那麼還有什麼事？同志們，我們的會還沒有完。把吃的拿出來罷。

（客人們驕然地打開包裹。）

第二個男團員 半斤臘腸。

第一個女團員 四個麵包。四個雞蛋。

第一個男團員 燻魚。

第二個女團員 四兩牛油和兩條青魚。

愛米蓮 (從他的外套的口袋裏掏出三瓶啤酒)

噯，都會把我咬成了碎片……

唐璜亞 同志們，我對於全蘇共產主義青年團底團員使用酒精這回事，我堅決地提出

抗議。

愛米蓮 想一想看酒精！這不過是不相干的啤酒罷了！弗萊佛斯，我們要求你決定。喝

三瓶啤酒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弗萊佛斯 在這樣一個時候……三瓶啤酒去喝罷，小夥子們。這對於革命是不妨事的。

愛米蓮 你不錯，弗萊佛斯。(打開三隻瓶)

第一個男團員 同志們，立正。大家一齊來罷。

(他們唱一隻喝酒的歌。)

阿伯拉姆 再會，露蒂蜜娜。

瓦西亞 再會，唐瓏亞。

露蒂蜜娜 再會，阿伯拉姆。

唐瓏亞 再會，瓦西亞。

—
幕

第三幕

佈景

背景和前一幕的相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不同的住宅——但是因爲最近慶祝的結果，兩方面通呈紊亂的情形。當幕開時，露蒂蜜娜和阿伯拉姆都在自己的家裏，他們彼此在貼耳偷聽。他們一相信他們是卜分單獨的時候，他們彼此衝上前去，在舞台的中央，緊抱着一個熱情的擁抱，爲那塊可厭的淡黃色的帷幕所擾亂和掩沒。然而，他們的熱情甚至通過幕來，對觀衆是顯然的。然後他們走出來透氣，害臊和良心不安。

露蒂蜜娜 我們在做什麼？

阿伯拉姆 我怎麼該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露蒂蜜娜 不成，不成，你不要再親我的嘴了。我是有丈夫的人。

阿伯拉姆 說有丈夫是容易的，說不親我的嘴也是容易的。

露蒂蜜娜 別親我的嘴，小貓兒。別叫我受苦。我要瘋了。別親我的嘴了！不要親罷！

阿伯拉姆 行，那麼，你得把一個口套子放到我的嘴上，否則——（他再一次地攔住她，並

且他們三個人——阿伯拉姆，露蒂蜜娜和雅慕又攪在一塊了。）

露蒂蜜娜 沒有你我活不了。

阿伯拉姆 可是你以為沒有你我不能活得了嗎？

露蒂蜜娜 那麼，我們關於這件事情怎麼辦？

阿伯拉姆 讓我們去登記。

露蒂蜜娜 我要去叫苦了。

阿伯拉姆 也許這是不道德的，你怎麼說？

露蒂蜜娜 但是瓦西亞怎麼樣？

阿伯拉姆 別對我說瓦西亞，瓦西亞一給提起了的時候，我就巴不得把他的腦袋打破。

提瓦西亞做什麼？

露蒂蜜娜 他受不了。他會自殺。我相信他一定會的。

阿伯拉姆 他很愛你嗎？

露蒂蜜娜 哦，阿伯拉姆，這才是悲劇。愛我。他祇是崇拜我。我不知道把這件事情怎麼辦。

阿伯拉姆 可是，你得選擇。不是瓦西亞，便是我。我們要到登記局去嗎？怎麼樣？露蒂蜜娜？

喂，要像一個正大成人的同志。怎麼樣？

露蒂蜜娜 但是我們怎麼能呢，小貓兒？今兒我同一個男人去登記，明兒我去取消登記，

後兒我再同另外一個男人去登記。這是不行的！別人會怎麼說？

阿伯拉姆 露蒂蜜娜，別鬧這些資產階級的玩意兒了。我們倆缺少一個人便活不了的

時候，這與傍人有什麼相干？最要緊的是什麼？有性格底相投嗎？有相互的了解嗎？

有。有勞動的團結性嗎？有。那麼，露蒂蜜娜，有什麼好阻礙我們呢？

露蒂蜜娜 哦，你弄得我的腦袋發昏。

阿伯拉姆 那麼露蒂蜜娜，快點兒決定罷。

露蒂蜜娜 我告訴你說罷，我真要去叫苦了。

阿伯拉姆 我們會過到這樣一個美妙的生活！這樣一個美妙的生活！

露蒂蜜娜 哦，在我是一個樣兒。我的幸福！（她投她自己於他的懷中）我們去罷！

阿伯拉姆 我們去罷！

露蒂蜜娜 我的珠寶！（用手牽住他）我的珍貴的丈夫。（賣弄風情地）你連對唐璜亞

一點兒難過也沒有嗎？

阿伯拉姆 哦！實在說，我甚至沒有想到唐璜亞。這真妙！唐璜亞會從她的青年團的小會

議室開會回到家裏，精疲力倦的，她還會突然地發覺她的丈夫不再是她的丈夫，而

是另外的一個人的丈夫。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露蒂蜜娜 喂，小貓兒，我們走罷。

阿伯拉姆 但是唐璜亞！

露蒂蜜娜 唐珊亞怎麼樣？

阿伯拉姆 她決不會活下去的。

露蒂蜜娜 她愛你嗎？

阿伯拉姆 愛我？她崇拜我！

露蒂蜜娜 可是，你得選擇唐珊亞，或者選擇我。穿起你的外套來，不然，婚姻登記所要關

門了。要像一個正大成人的同志。怎麼樣？

阿伯拉姆 今兒我登記。明兒我取消登記。後兒我再登記。倫常和道德的墮落，真正的性

的過失。本區委員會底同志們會怎樣想？弗萊佛斯同志會怎麼說？

露蒂蜜娜 (哭泣着) 弗萊佛斯！這是不道德的嗎？

阿伯拉姆 當然是的。

露蒂蜜娜 (仍然哭着) 我的珠寶，我的小珠寶……也許……這是道德的。

阿伯拉姆 無疑地。把個人的家庭的幸福建築在其他的同志們底家庭的不幸底一個

基礎上，這在原則上是錯誤的。

露蒂蜜娜（忍住嗚咽）那那——意意思——是是說，我們一定不……

阿伯拉姆 我們一定不……

露蒂蜜娜 但是我以為——但是，阿伯拉姆，但是我——這樣……

阿伯拉姆 但是，露蒂蜜娜寶貝，你沒有看到我也痛苦嗎？但是我約束我自己，你就不能

也約束你自己嗎？做一個大丈夫罷！

露蒂蜜娜 那麼這意思是……再會，阿伯拉姆。

阿伯拉姆 再會，露蒂蜜娜。

露蒂蜜娜 很好，現在我知道。（以一個發抖的聲音說）再會，小貓兒。（他們擁抱，雙方都哭。）

對我說，對你的小貓兒說「咪嗅」罷！

阿伯拉姆（以一個哭泣着的聲音說）咪嗅！

露蒂蜜娜 親愛的阿伯拉姆……

阿伯拉姆 是的……

露蒂蜜娜 再會，再會。（他們再擁抱）

阿伯拉姆 再會。（他們擁抱然後分開）什麼事情都這樣合道德的時候，幹嗎它會顯得

這樣的不道德呢？我一定要去散一回兒步，把這件事過細地想一想。（離去）

露蒂蜜娜 很好，現在我知道我再也忍受不了。（她開始收集她的華美的所有物，但是突然

地氣竭了，倒於地板上並且把她的頭伏在捆束上，嗚咽着。）我再也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

（在走廊裏撞到腳踏車的聲音，瓦西亞有意地大步走進來。）

瓦西亞 渾蛋，見他的腳踏車的鬼家庭的幸福，嘔味！打倒它呀！我把要說的話全忘了

……露蒂蜜娜，我一定要正正經經地對你談一談……不能再這樣地繼續下去了

……事實是我們……事實是我們的關係……應有的基礎……但是最要緊的是

你不必動氣，你一定要想法子了解我……我但願我知道怎樣把這件事情對你解

釋……你瞧，由於尊重你起見，我要終身做一個有禮貌的人。也許你會覺得這是不

痛快的而且甚至是痛苦的……但是最好是坦白地說出來，老實地說出來……我的意思是說，把我的褲子縫一縫。（傍白）我在說什麼？

露蒂蜜娜（憤怒地）別鬧你的資產階級的玩意兒了！

瓦西亞（吃驚）什麼？什麼？

露蒂蜜娜 別鬧資產階級的玩意兒。這是不道德的。

瓦西亞 瞎，關於道德你知道什麼！驚訝地上下望她；以口哨吹去他的驚訝，猜出她說話的意思在什麼地方。）不，不，露蒂蜜娜，你說這是不道德的，你說錯了。如果我欺騙你，對你說謊，假裝……你懂得我嗎？……那麼，當然，這是不相干的，不道德的。但是我要坦白地，誠實地對你說，像一個真正的青年團的團員那樣，像一個真正的同志那樣。

露蒂蜜娜 我不是一個女性的奴隸，而是一個自由的伴侶。你自個兒撕破了褲子；現在你自個兒去把它縫起來好了。

瓦西亞 什麼！這個事情跟褲子有什麼相干？我們沒有說起褲子。

露蒂蜜娜 那麼你像肚子痛似地叫什麼？

瓦西亞 (觸怒地) 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你瞧…… (傍白) 我的舌頭就不肯動……

……她決不會活下去的……她會自殺，我相信。哦！(以誇張的明確) 我們在說起你跟……哦，當然……哦，說起阿伯拉姆……說起你們的……

露蒂蜜娜 哦，我的上帝！他什麼都知道，我真要去訴苦了。

瓦西亞 別打斷我的話。我在說起……你們的……就是說，說起你們的……你明白我？露蒂蜜娜 哦，小貓兒。我一點兒不明白！你能弄死我，但是我一點也不明白！(對她自己)

我現在知道他決不能活下去的。他會自殺。嘩！他的眼睛已經在發狂了。(對他) 我

一點兒不知道，小貓兒，我一點兒不明白……我請求你，小貓兒，只是你別自尋苦惱

……也別叫我的可憐的心兒受苦。事實如此……(她倒她的頭於一個捆束物上，從新嗚咽起來。)

瓦西亞 我說，露蒂蜜娜……(失望地轉過身去) 我的舌頭就不肯動。她受不了！她會自

殺這是一事實，她崇拜我所以我嚇壞了！（揮他的手，沮喪。）有什麼用……

露蒂蜜娜（舉起她的頭而且注意瓦西亞的低頭的樣子）可憐的孩子！他是怎樣地痛苦！

但是，雖然，讓他……（再開始包扎她的捆束）雖然……雖然……

瓦西亞 你在做什麼？

露蒂蜜娜 別問我，瓦西亞。

瓦西亞 你不是預備走罷，你是嗎？

露蒂蜜娜 是的，我預備走。

瓦西亞（瞞不住喜悅地）但是幹嗎突然就走？

露蒂蜜娜 我預備走。別問我。

瓦西亞（虛偽地）但是……露蒂蜜娜……

露蒂蜜娜 不……你不記得我們所約定的別把什麼話告訴我……別硬拉住我……

……讓我走……

瓦西亞 但是，我的親愛的露蒂蜜娜……我怎麼才能叫你不走呢，小貓兒？你怎麼知道這一層呢。從另一面講，我們的婚姻不是一種陳舊的婚姻……看上帝的面……請……你以為我……我不過出於好奇心才這樣地問起了你……當然，愛情是不能勉強的……

露蒂蜜娜 那麼，在這樣的情形下……那麼我……（舉起包裹）我走了……再會……

瓦西亞 唔……（想要對她告別，但是打不定他的主意去怎麼做。）

露蒂蜜娜 （避免一個難堪的場面）不，不要緊……我還會回來。

瓦西亞 （吃驚）你會回來嗎？

露蒂蜜娜 不過來拿幾件東西……我不能馬上把一切的東西都帶走。

瓦西亞 再會……露蒂蜜娜……（她走。瓦西亞對於事態底這個幸運的轉變，幾乎喜不自禁起來，跟住她，沒有決定地喃喃着。）然而，也許……到底……無論怎麼……你留這兒好了……老實說……真地，露蒂蜜娜……你得當心，不要撞到腳踏車。（開始快活地

跳躍）她走了！她走了！嘻嘻……噱噱……一點兒沒有吵鬧……嘩，我的運氣真好……唐瓏亞，我的小椰菜，你在那兒？我打賭她是給青年團叫去開會去了。我一定要把這快活的消息告訴她。（離去）

（腳踏車底碎礮聲。阿伯拉姆登場，兩隻褲腳都撕爛了，但是太專心於憂愁的思想中以致沒有留意到坐下。）

阿伯拉姆（沉思地）有性格的相投嗎？有相互的了解嗎？有共同的階級的背景嗎？有勞動的團結性嗎？有什麼都有——可是同時會鬧出這樣大的亂子來！爲什麼？爲什麼？我不明白……性格相投嗎？是的。勞動的團結性嗎？是的。什麼都有，可是——亂子可鬧得不小。我得把什麼話都告訴唐瓏亞嗎？直截說嗎？也許這會是不道德的？她決不會活下去的。這是道德的？也許這不是我的腦袋只是轉。

（愛米蓮登場，精神煥發地，喝醉了未得卡酒。）

愛米蓮 喂，老朋友。

阿伯拉姆 喂。

愛米蓮 跳舞！

阿伯拉姆 幹嗎我一定要跳舞？

愛米蓮 因為你一定要跳舞！

阿伯拉姆 滾你的蛋！

愛米蓮 跳舞，我告訴你！

阿伯拉姆 你幹什麼？你喝醉了還是發瘋？

愛米蓮 跳舞，跳舞，怎麼樣？（唱一支舞曲，用他的腳打音樂的拍子。）

為什麼你是這樣的陰鬱……

正因為你是蒼——蒼白……

怎麼樣？

阿伯拉姆 你曾經看過一個呆子沒有？就是他。

愛米蓮 你自個兒是一個傻子。跳舞，我說！

阿伯拉姆 但是幹嗎我應當跳舞？你是瘋子裏邊的瘋子！

愛米蓮 因為你不懂得規矩。在我們當中有一條規則：誰收到一封信，誰就應當照到命

令跳舞而不能反對。（拿出一封信來）這兒！一封信。跳舞！（再唱歌）

阿伯拉姆 那封信是給誰的？

愛米蓮 給你的，給你的……跳舞！（繼續唱，用手和腳打着拍子。）

阿伯拉姆 一封給我的信？這是一件稀有的歷史上的大事。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我就

沒有收過一封信。我甚至忘記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把它給我。

愛米蓮 跳舞！

阿伯拉姆 別開玩笑罷了罷，把信給我。（愛米蓮要給不給地把信遞在阿伯拉姆的面前，但是

並不把它給他。）喂，別胡鬧了。

愛米蓮 跳舞，否則我要教給你一些兒玩意兒了。（鼓起他的手臂並且現出他的肌肉的威

武) 摸一摸這個看!

阿伯拉姆 你曾經看過這樣一個瘋子嗎? 這信是由誰寄來的?

愛米蓮 由你的終身的伴侶。由你的可愛的老婆。

阿伯拉姆 由誰的老婆?

愛米蓮 誰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有幾個老婆? 由唐璜亞。

阿伯拉姆 由凱茨尼佐瓦? 她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嗎?

愛米蓮 沒有什麼發生。我們剛才彼此碰見, 她要求我把這封信帶給你。跳舞

阿伯拉姆 別胡鬧了。把它給我。

愛米蓮 別胡鬧了! 跳舞!

阿伯拉姆 哦, 看上帝的面! 你曾經看過這樣一個傻子嗎? 我的家裏出了可怕的亂子, 而

他強迫我跳舞! 我不知道怎麼跳。我一點兒不懂。來, 把它給我。

愛米蓮 跳舞!

阿伯拉姆 我告訴你說我不知道怎麼跳舞。我不能跳舞。哦，你是怎樣一個壞蛋……好罷，來它一下。（他開始合着愛米蓮的曲子和節拍笨拙地跳起舞來）好了，把信給我。（厭惡他自己，停止跳舞。）

愛米蓮 喂，再跳一回兒。（繼續唱而且打拍子）

阿伯拉姆 但是我已經跳過了。

愛米蓮 （惆噓地）跳舞！阿伯拉姆愚蠢地重跳，帶着一付憂鬱的樣子，直到甚至這不可和解的愛米蓮是滿足了。）你的跳舞真天知道！你跳舞像一隻象在酒瓶上似地。哪！（給他信）

阿伯拉姆 （撫弄信封）噲！我早就感到這事兒的——這些陳舊的玩意兒來啦。（在他的興奮中，他不能把信封打開。）

愛米蓮 等一等，把信給我。你的手在發抖。（他把信搶去，打開它，把信封給阿伯拉姆而把信留住。）喂，先把信封念一念罷。

阿伯拉姆 哦，我要大聲叫了！你得要有一個心肝！他擡去信並且用一個戰慄的聲音大聲地讀，而那時愛米蓮朝他的肩膀窺着。「阿伯拉姆同志！我把這件事情想過一個長久的時候了，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事情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在新發生的客觀的境況下……」我早就猜中了她會談到客觀的境況……

愛米蓮 哦，我說起過這件事情的。你不記得我們到澡堂子去的時候嗎？我這樣告訴過你。

阿伯拉姆 （怒惱）愛米蓮，你得要有一個心肝。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再讀）「處在新發生的客觀的境況下，我們的同居是不容許的。當然，你明白我所說起的是什麼。」噲！我真要鬧亂子了……（讀）「我認爲要得到適當的組織的結論，這是不可少的……」哦，我的上帝！我怕她會服毒。

愛米蓮 不對，她會投河的，我的親愛的孩子，她會投河的。（撫摸阿伯拉姆的頭）

阿伯拉姆 （憤怒地）讓我一個人好了，愛米蓮（讀）「我一定要走。把你的男子的氣

概通拿出來，像一個真正的青年團員，不要希望把我拉回來……事情不得不這麼樣……」完全糟極了，我知道。

愛米蓮 可怕，可怕！

阿伯拉姆 (讀)「你讀這封信的時候，我大概將……」哦，我的上帝！只要不在焚屍場就行。不在焚屍場就行。

愛米蓮 不在莫斯科的河裏。那兒是比較涼快一點兒。

阿伯拉姆 (跳起，憤怒叫喊)愛米蓮，別說了！(愛米蓮靜下來)(讀)「我大概將被火車載到……」

愛米蓮 (改正他)被火車壓倒……

阿伯拉姆 (恐怕地屈伏於他)「被火車壓倒……鄉村。」

愛米蓮 (望過他的肩膀，讀)「被火車壓倒鄉村——」不對！鬧錯了。

阿伯拉姆 (歉愉地)「被火車載到鄉村。出於我自己的要求，我由經理處送到了那

兒。想法子忘却我，把書還給桑亞。致共產黨的敬禮，唐琍亞，凱茨尼佐瓦。」（十分的起勁）哦，唐琍亞，唐琍亞，你真是一個漂亮的姑娘。我這以為有什麼可怕的老套的事情發生。哈，原來一點吵鬧也沒有。露蒂蜜娜，你聽見嗎？「致共產黨的敬禮，凱茨尼佐瓦，致共產黨的敬禮，凱茨尼佐瓦。」（合到他自己的手風琴的伴奏，他開始一個狂野的跳舞。）

（瓦西爾走進他自己的半房間去，在優美的心境中，拿取他的六絃琴，並且合到他自己的伴奏，輕舞起來。）

愛米蓮（羨慕着阿伯拉姆的爆發的動作）請看一看這個大騙子。一刻兒工夫以前，他還在我面前嚷着，死氣擺力地說他不知道怎麼跳舞。對啦，我真給弄糊塗了……

阿伯拉姆（仍然奏着和跳着）「致共產黨的敬禮，凱茨尼佐瓦。致共產黨的敬禮，凱茨尼佐瓦。」她走了！她走了！

（愛米蓮爲那半邊房裏的音樂所吸動；愕然無語地，從這邊望到那邊，當這兩個快樂的跳舞家

(在舞台的前景遇見的時候。)

瓦西亞 她走了，她走了，她走了，她走了。

阿伯拉姆 她走了，她走了，她走了，她走了。「致共產黨的敬禮，凱茨尼佐瓦。致共產黨的

敬禮，凱茨尼佐瓦。」

愛米蓮 你曾經看過這樣兩個傻子嗎？

瓦西亞 (猝然地停止而且凝視阿伯拉姆) 她走了！哈哈！她走了！

阿伯拉姆 (停止而且凝視瓦西亞) 她走了。真地。

瓦西亞 (笑而閃眼) 她走了。

阿伯拉姆 (笑而閃眼) 她走了。

瓦西亞 喂，誰走了？

愛米蓮 (模倣他們的說話，越弄越驚訝起來，把他的頭從這一邊投到另一邊而且投回來。) 喂，

誰走了？

阿伯拉姆 對啦，誰走了？

愛米蓮 對啦，誰走了？

瓦西亞 你這是什麼意思——誰？露蒂蜜娜。

愛米蓮 你這是什麼意思——誰？露蒂蜜娜。

阿伯拉姆 什麼……露蒂蜜娜走了？你發癡。凱茨尼佐瓦走了。

愛米蓮 你發癡。凱茨尼佐瓦走了。

瓦西亞 什麼，你自個兒發癡。唐珊亞——走了？你在開玩笑嗎？

愛米蓮 你在開玩笑嗎？

阿伯拉姆 等一等！（他是愕然無言的）

瓦西亞 等一等！（他是愕然無言的）

愛蓮米 等一等！別等了！聽，孩子們，這情形是十分明白的了。兩隻小鷄都從雞籠裏飛走了。

了。就像青天白日一樣的明白。

瓦西亞 等等一等……她……的確……走了……

愛米蓮 的確走了？

阿伯拉姆 的確爲什麼？

愛米蓮 的確爲什麼？

瓦西亞 到那兒去？

愛米蓮 到那兒去？

阿伯拉姆 她到一個鄉村裏做工去了。爲什麼？

愛米蓮 她到一個鄉村裏做工去了。爲什麼？

瓦西亞 到鄉村去……你這是什麼意思？……等等一等！

愛米蓮 你這是什麼意思？等等一等！

阿伯拉姆 等等一等……露蒂蜜娜……的確……

愛米蓮 的確？

瓦西亞 的確。爲什麼？

愛米蓮 爲什麼？

阿伯拉姆 到那兒去了，到那兒去了？告訴我。

瓦西亞 不過這樣。我不知道。爲什麼？

阿伯拉姆 （失望地）幹嗎你不看住她？

愛米蓮 幹嗎你不看住她？

瓦西亞 喂，幹嗎怪我？幹嗎你不？你怎麼能讓她走？

愛米蓮 你怎麼能讓她走？

阿伯拉姆 不對，可是幹嗎你不看住她？

愛米蓮 不對，可是幹嗎你不看住她？

瓦西亞 幹嗎我不看住她嗎？等一等。到底，這關你什麼事？

愛米蓮 到底，這關你什麼事？

阿伯拉姆（發火地）我倒要知道這是誰的事！你以為這件事情對你的關係重，對我的關係輕嗎？

愛米蓮 你以為這件事情對你的關係重，對他的關係輕嗎？

瓦西亞 瞎說！你把唐璜弄到那個地步，她寧可到地獄裏去，不願看到你的討厭的樣

子。現在我到那兒去找她！

愛米蓮 現在他到那兒去找她？

阿伯拉姆 我把這姑娘弄到了那個地步！可是你呢？你幹的是什麼？你把露蒂蜜娜弄到

什麼樣的地步？（噤聲他）小貓兒，親一親我的小鼻尖。小貓兒，說「咪噢。」

瓦西亞 這關你什麼事？

愛米蓮 這關你什麼事？

阿伯拉姆 這關你什麼事？

瓦西亞 我看不慣你，你這不相干的小資產階級！

阿伯拉姆 你自個兒是一個小資產階級！

瓦西亞 你叫誰做一個小資產階級？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

阿伯拉姆 你還要糟。你是一個叛徒，又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愛米蓮 （狂喜地） 如果我是你，瓦西亞，他叫我做一個叛徒的話，那我就打他一頓。

瓦西亞 你叫誰做一個叛徒？（上前去，搖動他的手臂。）

愛米蓮 （因有一個戰鬥底情景而快樂） 不錯，孩子們：打一個明白，但是不要打壞樂器。

瓦西亞 誰是一個叛徒？

愛米蓮 對啦——你叫誰做一個叛徒？

阿伯拉姆 把你的六絃琴扔開，像一個男子似地打起來。（他們衝到走廊裏去）

愛米蓮 （朝門裏深看） 不錯。打他！別打肚子下面！打他！嘴！一場臨時的爭鬥，還不壞！

瓦西亞的聲音 誰是一個叛徒？

（所有的聲音為腳踏車底碎礮聲給掩沒了一回兒。）

愛米蓮 (向門裏叫喊) 孩子們，那簡直不成。你們會把六絃琴打破的。如果你們要打，照

着小說上的一切規矩打好了。在二層樓上，在十八號裏頭，富羅太有一對鄧尼金的寶劍。打他！(聲音) 這搗蛋鬼！讓我們照着規矩打。否則我可不允許。

(但是，不管詩人的熱心，阿伯拉姆和瓦西亞並沒有真打；這是俄羅斯式，他們叫得比打得更
多。)

阿伯拉姆的聲音 放下六絃琴！

瓦西亞的聲音 誰是一個叛徒？

阿伯拉姆的聲音 放下六絃琴，否則我對你怎麼樣，我是不負責的……放開我！

瓦西亞的聲音 等一等！

愛米蓮 喂，拿寶劍去。喏，喏。現在才真算是打起來了。

(愛米蓮出去；走廊中有喧嘩聲，它漸漸地消滅了。愛米蓮回來，揩着他的額角好像經過一個出力的戰鬥似的。)

愛米蓮 這就是我所叫作的跳舞！哦，孩子！多麼好玩！（吹口哨）連我也熱起來了。對啦，

現在這些鷄都打鷄籠裏飛走了，我有一個機會睡在這兒了，而且時時我都可以拿東西吃了。（他拉起彈簧墊子並且把它擱在桌上，所以它成了一個傾斜的地位。）現在我

一定要做一首新詩了。但是第一須得創造相當的環境和對於靈感的適宜的心境。

（他把器具隨處亂推，集攏所有的食物，以帝王的舒適仰躺在蓆子上，並且塞滿嘴地高聲做

詩。）是了，現在，我有一個心緒做一首瓶裝的鑛水的詩了——這牌子是「鑛水」詩是這麼的：

「如果你一定要喝水，

那麼你應當喝的就是鑛水！

就是我也承認，這首詩不見得有什麼特別。（弗萊佛斯登場，狐疑地凝視淒涼的房間和仰躺着的愛米蓮。）喂，弗萊佛斯，你要吃一點兒嗎？

弗萊佛斯 喂。你在這兒幹什麼，擾亂兩個家庭的幸福嗎？

愛米蓮 對啦，以前這兒有兩個家庭，但是現在這兩家的人可都出去了。

弗萊佛斯 這兒到底怎麼啦？

愛米蓮 一齣六幕的哀情戲。母鷄打鷄籠裏飛走了，男孩子們便到十八號住宅拿劍去了。

弗萊佛斯 你幹什麼？你喝醉了？拿頭腦出來說話。

愛米蓮 我是在拿頭腦出來說話，我還在告訴你，唐璜亞忽然地打定她的主意：瓦西亞是她的靈魂的伴侶。露蒂蜜娜爲了阿伯拉姆，失却了她的理性。瓦西亞，他是像一隻嘶叫的驢子似的，爲了唐璜亞把他的心肝也失掉了。同時，阿伯拉姆已把他自己投到露蒂蜜娜的溫柔的胸膛上，爲了她還在銷沉下去。他們大家都害臊，彼此不敢見彼此的面，但是最後，這整個的事情終於破裂了。唐璜亞受不住，溜了。露蒂蜜娜也受不住，也溜了。瓦西亞和阿伯拉姆已跑到十八號住宅的樓上去預備殺一個明白。同時，我真想要搬到這兒來。

弗萊佛斯 決鬥嗎？

愛米蓮 照到一切決鬥的規矩，像普希金和郭哥里打那樣。用一把劍當頭來它一下，你的真實的朋友就完了。他們是這樣的冒火，弄到非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不可。格格。

弗萊佛斯 那麼你幹嗎躺在這裏像一條驢子似地嘶叫呢？兩個渾蛋的傻瓜，蠢得跑去決鬥去了，這把全蘇共產黨青年團的臉全給丟盡了，第三個傻瓜却穿着他的骯髒的鞋子躺在一張奇怪的床上……還格格格格呢！喂！你快點兒走！把你的強壯的體格表示一下。把那兩個決鬥的人，不論是死的或活的，帶到這兒來！趕快！

愛米蓮 嚶，嚶！（離去）

弗萊佛斯 這是在我們的本區裏曾經發生過的最不名譽的事。（有意義地吹口哨）這才是一個難堪的情形。（停）你對這些蘇維埃的驃騎兵作什麼感想呢？

（唐納頭登場，淚流滿面地開始收拾她的牙刷，洋鐵杯，毛巾，她把這些東西塞進她的橡皮雨

衣袋口袋裏去。弗萊佛斯注意她。）

弗萊佛斯 你往那兒去，唐璜？

唐璜亞 我走了，弗萊佛斯。

弗萊佛斯 你到那兒去？

唐璜亞 我到鄉下做工去。

弗萊佛斯 你轉的是什麼新奇的念頭？突然，晴天一個霹靂，你動起到鄉下去做工的念

頭來。你轉的是什麼大念頭？

唐璜亞 別問我，弗萊佛斯。在我這是很難的，但是沒有辦法。再會，弗萊佛斯。

弗萊佛斯 哦，不，你別走！等一等！你仔仔細細地告訴我，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唐璜亞 有……沒有……沒有什麼發生。那麼，再會罷。

弗萊佛斯 凱茨尼佐瓦，你別騙我。你還是爽爽直直地把這兒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我罷。

唐璜亞 沒有什麼。

弗萊佛斯 真的——沒有什麼？

唐璜亞 沒有什麼。我不知道。

（同時露蒂蜜娜，流淚地，帶着包裹登場，明顯地她不爲她的舊家庭所歡迎。）

露蒂蜜娜 （遏制着嗚咽並且揩着她的鼻涕）我忘了祖母跟祖父。（她除御照片，並且爲了

偷聽在那半邊的弗萊佛斯和唐璜亞的聲音，走近板壁。）

弗萊佛斯 你不知道，麼？那麼，我知道。你和瓦西亞發生了戀愛。喂，小姑娘，你用正眼朝我看一看。

唐璜亞 我愛他。

弗萊佛斯 可是瓦西亞愛你嗎？用正眼朝我看一看。

唐璜亞 他愛我。

弗萊佛斯 那麼幹嗎你想騙我，幹嗎你想鬧些什麼心理的離合悲歡的場面？如果你們彼此相愛，誰來攔阻你們？衝到婚姻登記所去。這樣你對於革命是不妨事的，到鄉下

去可真沒有意思。

唐琳亞 那麼阿伯拉姆怎麼樣？

弗萊佛斯 你沒有到登記所去以前你就早該想到。

唐琳亞 我想過……我們想過……性格的相投……工人們的團結性……共同的政治的背景……（嗚咽）噯……噯……不，阿伯拉姆同志不會活下去的……你

難道看不出露蒂蜜娜同志也不會活下去嗎？你明白，弗萊佛斯，我們不好把我們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其他的同志們底不幸上嗎？（她不能約束她的嗚咽）

（露蒂蜜娜，正窺看着房間底他們的部份，突然砰聲一響地落下祖父和祖母的肖像，並且站在那兒，包裹在手裏，像一個小孩似地叫着，而且正要跑開。弗萊佛斯擦開幕，這樣把她顯露出來。）

弗萊佛斯 到那兒去？

露蒂蜜娜 （躊躇一回兒，然後衝動地跑到哭泣着的唐琳亞去並且擁抱她。）哦，唐琳亞！哦，我的小寶貝！

唐瓊亞 露蒂蜜娜同志……

露蒂蜜娜 哦，我的小貓兒，什麼事情我全聽見了。別哭，寶貝，你一定不要哭……如果你要瓦西亞的話，你把他帶去好了，但是看上帝的面，你別煩惱，因為就我而講，這在我是一樣的……沒有阿伯拉姆……生命還有什麼價值？

（現在她們兩個人的歡愉的眼淚落到包裹上。）

唐瓊亞 我的親愛的，我的小寶寶，我的小妹妹！

弗萊佛斯 （安慰他們）喂，得了，得了罷！現在她們哭起來了哦，你這兩隻可愛的小猴兒，精！反正這是不妨事的。有時候哭還有幫助，哭下去，大聲哭下去。這對於革命是不妨事的。

（幕後傳出叫喊聲，喧嘩聲，鈴聲，可怕的紛擾聲，哭聲，最高出的是熟悉的倒地的腳踏車的聲音。）

唐瓊亞 什麼事發生了？

露蒂蜜娜 哦，什麼事？火燒嗎？

弗萊佛斯 姑娘們，平靜一點兒罷，沒有什麼可怕的事，這是我們的兩隻小公雞，一隻黑色兒的跟一隻白色兒的，正在爲他們的家事吵架。

（瓦西亞跟阿伯拉姆，扭成一團地打進房來。瓦西亞拿着一把可笑的古劍，而阿伯拉姆拿着一個劍鞘，拚命地想把劍拔出來。不知怎麼地，他們在打的時候一直拿住他們的六絃琴和手風琴。愛米蓮跟在他們的後面，盡量放開聲音地叫着。）

愛米蓮 （很笨拙地繞住兩個決鬥者跑）你們到那兒去？你們到那兒去？停住！不忙！不忙！我敢說，你們兩個人已經瘋了！你們會把樂器打壞的……瓦西亞！阿伯拉姆！

瓦西亞 我問你，唐璜亞在那兒？

阿伯拉姆 你跟露蒂蜜娜有什麼關係？

瓦西亞 關你什麼事？

阿伯拉姆 關你什麼事？

瓦西亞 你這無聊的小資產階級！

阿伯拉姆 (對愛米蓮) 鬆手！我要把他的腦袋打破！

(他最後地從劍鞘裏把劍拔出來，由於出力過度，以致摔了一跤。那知道劍是斷了的，他拿在手上的，不過是一段劍柄。瓦西亞朝後一退，絆在板壁上，板壁便壓在唐利亞，露蒂蜜娜，以及弗萊佛斯的身上。鬧得一團糟。)

瓦西亞 唐利亞 露蒂蜜娜！

阿伯拉姆 露蒂蜜娜 唐利亞！

(這兩個男子不知道怎麼辦，也不知道怎麼動作。)

瓦西亞 弗萊佛斯……

阿伯拉姆 弗萊佛斯……

弗萊佛斯 有種。真是驚心動魄的玩意兒！唐利亞，露蒂蜜娜，你們對這個有什麼話說呢？
兩個實足的傻子在用樂器決鬥。這才是一張值得畫家畫的圖畫。

阿伯拉姆 (假裝驚惶) 凱茨尼佐瓦你還沒有到鄉下去嗎?

(他正要跑近她去,但是唐琳亞用一個驕傲的姿勢停止他而且指住露蒂蜜娜。)

瓦西亞 (虛偽地) 露蒂蜜娜,你回來了嗎?我真快活死了。

(露蒂蜜娜模倣唐琳亞的姿勢。)

阿伯拉姆 什麼事兒,唐琳亞?

弗萊佛斯 現在聽着,小夥子們,不用裝傻了。不要再惹人生氣了。一切的事情都明白了。

這一切的情形我們全明白了,什麼事兒我們全都知道了。

愛米蓮 還有一切的事情都給調查過了。

弗萊佛斯 唐琳亞,你愛瓦西亞嗎?

唐琳亞 我愛他。

弗萊佛斯 露蒂蜜娜,你愛阿伯拉姆嗎?

露蒂蜜娜 我愛他。

阿伯拉姆 同志們，這是不道德的。什麼？也許這是道德的？

弗萊佛斯 阿伯拉姆，別做一隻過份聰明的鸚鵡。現在，小夥子們，爲什麼你們還團團地

站着？

愛米蓮 真地，爲什麼？（他在凳上坐下，他們全明白一切的事情。）

弗萊佛斯 你們四個人，好像有火追着你們似地去結了婚，也不想到以後的結果，那麼

把你們的房間弄得像一個舞台，同時，叫我受到許多的麻煩，先給你們離婚，然後又

給你們結婚。同志們，我要提醒你們一下，我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做。來罷！

（露蒂蜜娜把她自己投到阿伯拉姆的懷裏，唐瑪亞投到瓦西亞的懷裏。）

唐瑪亞 瓦西亞！

露蒂蜜娜 阿伯拉姆，我的小寶貝！

瓦西亞 唐瑪亞！

阿伯拉姆 露蒂蜜娜！

(兩對擁抱)

弗萊佛斯 (對愛米蓮) 收起錨來, 我的孩子。你今兒晚上怕不能睡在這兒了。滾罷!

愛米蓮 在我走以前, 我連背一首卽興詩也不可以嗎?

弗萊佛斯 滾罷, 滾罷! 快點兒走罷!

愛米蓮 噯咳!

「都市把我咬成了碎片——」

我看不見我的故鄉的月亮,

我要把我的領子大大地拉開,

那麼我可以很快地吊上去。」

噯咳! 他們看見一個可憐的天才快死了, 可是沒有人給他一點幫助。我猜想我得到

十八號的住宅裏去睡覺去。(離去)

弗萊佛斯 不錯, 不錯。麻煩的是他也許再回來。他會像一首歪詩似地就會出現的。(他

從地板上拾起照片，把祖父的照片給一對，而且把祖母的照片給另一對。）對啦，根據婚姻

法講，所有的財產得要平均分配才對。這張祖父的照片是給你們的，而這一張祖母的照片是給你們的。（他們接收照片）那麼這樣像是一切的事情都有秩序了。再會。

瓦西亞（幽默地，對阿伯拉姆。）小貓兒，對你的小貓兒說「咪噢」罷！

阿伯拉姆（明暢地）咪噢！

弗萊佛斯 不要緊，小夥子們。別害羞。做好了。彼此相愛而不要做傻子。這對於革命是不妨事的。

（無線電台底紛擾突然地再發出了。它繼續蘇維埃的音樂，口號和演說等等的混合曲，即使在暮落以後。愛米連突然地騎在有名的撞人的腳踏車上面出現，亂嚷着，「都會把我咬成了碎片

……我沒有地方睡眠……」）

無線電的聲音 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你們必須要解脫你們的鎖鏈。（一個歡樂的聲音歌唱）「憑無線電我們相見，憑無線電我們結婚，而且憑無線電，我們生下

一個美麗的紅色的寶貝……」（可怕地發錯英語的發音）begin tonight's lesson in advanced course of no English langvide. my oncle's hat is small, but your aunt's garden in heeg……（歡愉的聲音再現了，用同樣的調子唱下面的辭句……）

「現在克黑寧是我的情郎，

我一定要讓他知道，

昨兒晚上我爲他跌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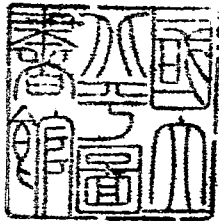
在無線電上！」

工人們，農人們和紅軍的戰鬥員，勞苦的大衆們……（爲悲傷的伏加爾給夫曲所打斷，突然爲一個流浪人的樂隊亂彈着的一個狂野的高加索的調子所破壞。）突擊隊，更多的突擊隊……世界的最大的鋼鐵廠，世界的最高的建築……愛情，迷信，和其他的資產階級的偏見……如馬克斯說……少共國際百貨商店……俄羅斯社會主

義蘇維埃共和國……世界底工人們……（一首紅軍的歌唱底喇叭聲）

——幕——

完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原著者 華蘭庭·柯泰耶夫

翻譯者 芳 信

出版者 國民書店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內四〇五號

發行者 國民書店

1851

\$ 1.50